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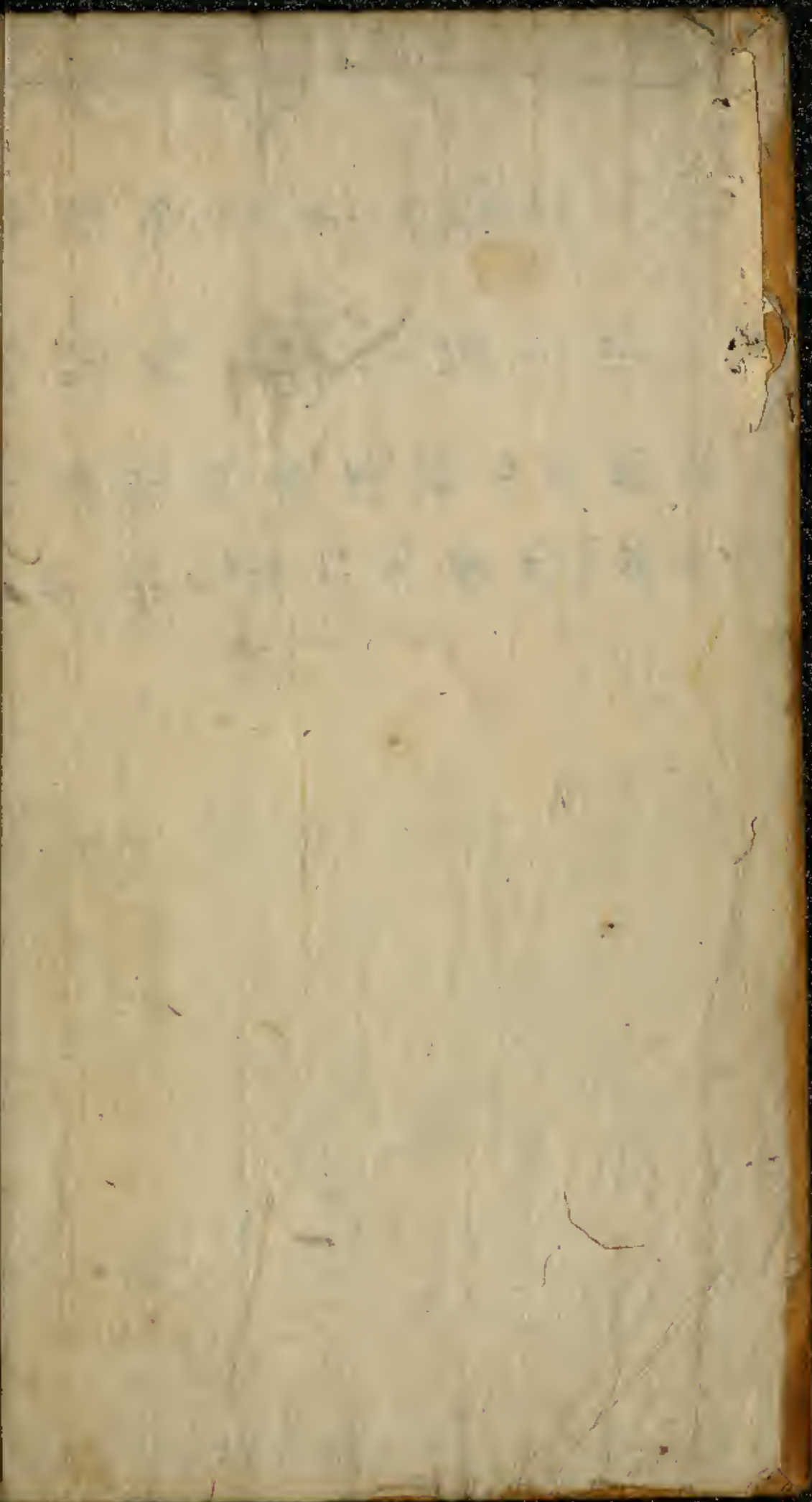
東坡漁父

凡已無益世道不
可為之也亦非
聖賢之所能言中
論親戚道遠日計
非是乎亦已樂生

東坡源流

歐陽脩

本末故古州永豐人四歲而孤初其父某
以積蓄地半畝以築屋而居子一子值
其父第一遂中舉其父某言也此其家也
一至其地中歲房縣奉令一書或書一書
張一紙券一局酒一書公以一箭若手如
自歸一書一書一書一書一書一書一書
歐陽脩亦度其洛陽而作時其地或子而
其地或子而作時其地或子而作時其地
其地或子而作時其地或子而作時其地



東坡源流

歐陽脩

字永叔吉州永豐人四歲而孤母鄭氏教之家
貧以荻畫地學書比舉進士兩試國子一試禮
部皆第一遂中甲科其父冀吉之壠岡惟冀母
一至其地中歲房款集古一千卷藏書一萬卷
琴一張琴一局酒一壺公以一翁老于五物間
自號六一居士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謚文忠
公登第後授洛陽節推時錢維演守西都公與一
官後莊莊一日錢宴後園客集而公與妓婦時方至



因女中暑生涼臺眠覺失金釵坎也錢曰若得坎推
官一詞當為僕汝坎即席曰柳外輕雷池上雨二舞
滴碎荷華小樓西角斷虹明閣千倚迤待月華生燕
子飛來栖盡棟玉鉤垂下簾旌涼波不動顰紋平水
精護枕傍有墮釵橫坐皆稱善命妓滿酌棠坎令公
庫僕釵

時尉希深梅聖俞與坎公並在維演幕下一日遊嵩
山自穎陽均幕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四望
忽於烟靄中有車馬度伊水來乃維演遣厨傳歌妓
至傳語曰山行良佳少為龍門棠雪乎這好也

吏曆間政公謫守除功尋醒心醉留二亭於瑯玕山
谷令幕安謝希深絳雜植花卉其間射以扶閑名品
公批紙尾云淺紅深紅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
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未幾徙揚州別除
詩曰花光濃郁柳輕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
常日醉莫教絃管作離聲

政公在揚州暑月會客取荷花子朶挿置盆中圍繞
坐席又命坐客傳花人摘一朶為之飲以酒故答呂
通判詩云子頃芙蓉葉蓋水平揚州太守舊多情盡盆
中花光合紅袖傳來酒令行

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後以上罪者一云
持刀哄霧。乃下海。切人。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
火天。改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曰。當
此時。洗以上罪。亦改了。

嘗有小詞云。江南柳。景小。未成陰。人為絲。輕那。忍。折
鶯。惜。枝。嫩。不。勝。吟。為。取。待。春。心。十四五。間。抱。琵琶
尋。堂。上。歎。錢。堂。下。走。他。地。相。見。已。為。心。何。況。到。如。今。
後。有。謗。公。盜。甥。者。表。云。喪。厥。夫。而。無。托。攜。孤。女。以。來。
為。張。女。此。時。年。方。七。歲。錢。翁。父。兄。而。笑。曰。七。歲。正。是
學。歎。錢。時。也。諾。茅。采。人。復。作。醉。蓬。華。詞。以。誡。之。

至和嘉祐間。予父爲奇澠。政公力欲革其弊。既知
貢。凡文法雕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
儀等同事。而梅聖俞爲叅詳官。唱酬詩極多。政公忌
諱。戰士啣枚。勇下筆。春蚕食葉。聖俞有萬蟻戰時
春日暖。五星明處。夜堂深。公爲諸公所狝。及放榜。士
論闕然。以爲主司耽於酬唱。不暇詳考校。且以五星
自況。而待我輩如蚕蟻。因造爲醜語。自是禮闈不敢
作詩者幾三十年。

時劉幾好撰怪險之語。政公惡之。會知貢。私有一
私。曰天地軋萬物。出聖人。幾公曰。此必劉幾也。戲

續以秀才刺諫官刷因以硃筆橫抹之謂之紅勒帛
判大抵謬字榜之果哉也被黜之士候脩早朝聚謀
馬前為祭文投脩家後三十公為取諫考官而哉在
廷脩曰除惡務本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
是時諫竟舜性仁賊者曰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專
勤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脩大稱美擢第一及唱名
乃劉輝即幾易名也脩愕然久之

歐公知貢舉日每遇閱卷坐後常覓一朱衣人若點
頭則其文入格始將侍史及回視之字有因語同列
為之三歎嘗有句云惟願朱衣一點頭

皇祐二年公留守南都約梅聖俞買田款上其詩曰
優遊琴河逐漁釣上下林壑時攀躋及身強健始爲
樂莫待衰病須扶藜時年四十有四後入翰林七八
年間詩曰乞身須及強健時顧我蹉跎已兼老蓋款
前言之未踐也

初公在以陽與聖俞同遊嵩山望四峯巨壑之上者
丹書云神清之洞指示聖俞自告老乃款作一絕云
四字丹書萬仞壑神清之洞鎖樓臺烟靄極目無人
到駕鶴令應待我來後數月薨
終懷漢固事雖不叶衆議然結髮立朝黨直不回身

任然至於白首而謗訕不已卒以不污年六十以
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可謂有君子之勇矣

西京以來獨號史遷以其馳驟跌宕悲慨嗚咽而風
神所往往於點綴指次獨得如解琴之覽仙姬於
瀟湘洞庭之上可望而不可近者累數百年而得韓
昌黎然彼固公開門戶也又三百年而得歐陽子安
態橫生別為韻折讀之一唱三歎餘音不絕得太史
公之逸者獨歐陽子一人而已

茅坤許公又曰適麗逸客為攜美人宴遊東山而風
流文物照輝江左

教陶孫許公詩曰四瑚八璉正可施之宗廟

梅堯臣

字聖俞宣城人以後父詢謚太廟高郎大臣屬
薦直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
嘉祐初用學士趙鼎等薦乃得國子監直學累
官至尚書屯田都官員外郎編修唐書成未
奏而卒

聖俞幼戡附師直曰方錦裁詩句班衣戡坐保木奴
今正執肯効陸郎事師直小名錦衣奴至十歲讀此
方悟之

宣徽守呂士龍欲杖營妓并麗華品眷一容娼并短
肥聖俞戲作小調解之云莫打鴨打鴨驚元央元央
新作南蒲蒂不比孤洲老虎鷓鴣為欲遠飛去何
况元央羽翼長

梅聖俞四禽言詩云泥滑泥滑苦竹園雨蕭蕭馬上郎
馬蹄凌兢雨又急此鳥為君直勸腸 婆餅焦吃不
食尔父白何之尔毋山頭化為石山頭化石可奈何
遂作此詩啼不息 提葫蘆沽美酒風為賓梅為友
山花撩亂目前開勸尔今朝千萬壽 不如歸去春
山云暮萬木号冬天蜀天号何處人言有翼可為飛

安用去啼向高樹

蘇子瞻嘗於洛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衣其上織成文云朔風三月吹沙暖龍卷起噴成花二飛萬里奪曉月白石爛堆愁女媚乃梅聖俞春雪詩也子瞻以遺歐公公家舊蓄一琴乃寶曆三年雷會所劉遂以是布更為琴囊

聖俞少即以能詩名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淡久則亟演深遠間亦琢剝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在河南時主晦非見而歎曰二百年于此作矣蓋公東坡介甫諸公咸敬重之尤與歐陽文忠公

善世比之韓孟坡負奎詩云詩還二百年來作身死
三千里外官知己第論歐永叔退之猶自愧郊寒又
龔唱云去浮靡之習于昆體極弊之際存古淡之道
予諸大求未起之先此其所以為梅都官詩也果信
聖俞嘗謂作諸貴能狀難寫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
意於言外歐公深服之

歐書其詩藁後曰聖俞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
正變態百出吟芳其似春凄苦其似秋使人讀之可
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是之將鼓弄也其感
人之至所謂興與樂同其苗裔者耶

蘇舜欽

字子美

人以父蔭補太廟齋郎尋第進士

以范仲淹薦召試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論
侵權貴而婦父杜衍與仲淹富弼在政府為時
忌會進奏院祠神宴會不與者訐劾舜欽用鬻
故紙公錢召妓樂醉酒狂悖因欲搖動衍等舜
欽坐除名後為湖州長史卒年四十一

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公使子弟
密覘之聞子美讀漢書張良至狙擊秦皇帝誤中副
車滿引一大白曰惜乎擊之不中又讀至良曰如臣

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
相遇其難如此復取一大白公聞之大笑曰有如此
下物一斗不_足多矣

蘇子美魁偉與宋中道並立下時之笑曰交不着際

市號為錐宋以其穎利而么麼也因贈詩曰譬如利

錐末所到物已破後倅洛州洛有毛遂塚梅聖俞取

處囊事為送行詩戲之

子美削藉為民徒居蘇州學之南有水數頃傍有小
山高下相望蓋錢氏廣陵王所作子美以四十千得
之為居傍水作滄浪亭題水調歌頭於亭上曰瀟洒

大湖岸淡蕩洞庭山魚龍隱處烟霧深鎖渺潏間方
念陶朱張翰忽有扁舟急棹浪載轡還落日暴風
雨歸路遠汀灣 丈夫志當景盛恥踈閑壯年何事
憔悴華髮改朱顏擬借寒潭垂釣又恐鷗鳥相猜不
肯傍青綸刺棹穿蘆荻無語看波瀾

阮廢益讀書時發憤懣于歌詩善草書酣酒落筆往
往驚人與梅堯臣齊名時稱蘇梅劉後村謂其歌行
雄放於聖俞軒昂不羈如其為人及蟠屋為吳體則
極平夷妥帖蓋宋初始為大雅於古朴中具灝落淳
蓄之妙二家所同擅而梅之深遠閒澹蘊之超邁橫

絕又各出機杼永叔所謂不能優劣者也至情志忠
惻而議論當理要又非詩人粗豪一流所比有云筆
下驅古風宜超聖所存又曰會將超古淡先可去浮
囂其本領卓越如此

蔡襄

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天聖中舉進士累官端
明殿學士立補襄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
三

慶曆初歐陽修王素余靖俱列諫官襄喜而賦之曰
御筆新除三諫官喧騰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

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謨裨帝右更須風采動
朝端去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未幾褰
除諫官時謂之四諫

嘉祐間禁中張燈正月十四帝御樓遣中使傳宣從
官曰朕非好遊觀與民同樂耳襄獻詩曰高列千峯
寶炬森端門方喜翠華臨宸遊不為三之夜樂事還
同萬衆心天上清光留此夕人間和氣閣春陰要知
盡慶華封祝四十餘年惠愛深

余靖

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舉進士未預解薦王全千

知韶州者知州怒扶醫二十姑名希古乃更名
靖取他州餅及第與尹師魯同應拔萃科靖為
冠黑官至秘書丞充集賢校理天章閣詩制時
范仲淹言事觸大臣得罪靖疏救之坐貶監筠
州酒稅仲淹白乃得還皇祐初平儂智高于嶺
南拜集賢學士始興郡公謚曰襄有武溪集二
十卷為人不事修飾作諫官日因賜對面陳時
方盛暑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
面上

慶曆中夏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冊封而契丹兵來心

母與和朝議患之靖謂撓我耳不可聽乃假靖諫議大夫報契丹于九十九泉卒屈其議取其要願加知制誥時相忌之坐習蕃語出知吉州奪官

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契丹主

曰卿能道我為卿飲靖舉曰夜筵沒還臣拜沈言沒還後

盛拜沈言受賜兩朝願荷情幹勒願荷言通好微臣雅魯祝

君統雅魯言拜受聖壽鐵擺俱可忒銑擺言嵩高主

大笑遂為酌觴劉沆亦使契丹館客戲為詩曰有酒

如繩繫行人而不住沆應聲曰在北曰秋吹出塞以

何妨仁宗待虜有禮不使纖微迂之二公俱謫官

趙抃

字閱道衢之西安人中景祐進士為獻史京師
辨鐵面御史進叅知政事既與王安石議政不
合求去致仕卒謚清獻詩觴口而發工拙隨意
而清蒼鬱律之氣出於肺肝然其學多本於佛
與濂溪為潦而不能改故亦不能卓然有所發
揮也

清獻即蜀有妓戴杏花清獻戲語之曰髻上杏花真
有幸妓應舞曰枝頭枯子豈無媒逼晚使直宿老兵
呼之幾二鼓不知復令人速之趙周行室中忽高舞

自呼曰趙抃不得無禮老兵忽自幕後出曰某度相
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也
清此年四十餘擯去群色系心宗教典青州公餘宴
坐忽大雷震心即閑悟作偈曰點坐公堂虛隱凡心
源不動湛如水一祥霹靂項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
後致改作高齋以居題偈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
消息已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趙五郎
清獻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即成都單
馬是道以之自隨及再任蜀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
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帝問聞卿前匹馬入蜀

所携惟琴鶴。庶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馬
尋。旧路如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者。

清社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日與山僧野老遊。
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
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閑。

趙清社家居其子玘倅溫州迎以就養。在堂名戲彩
堂。取老萊戲彩之義。清社題詩堂中云。我想堂中樂
可知。優遊踰月意忘歸。老萊不及吾兒少。且着朱衣
勝彩衣。

清社墓在衢州城東景定間林存為潭帥罷必調千

夫為擔經墓旁疲甚相語清此一琴一鶴那有許耶
或題詩驛舍曰千夫為擔在山阿膏血如何有許多
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清此墓前過

林逋

字君復杭之錢塘人少孤力學剡志不仕結廬
西湖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賜
號和靖先生逋不娶妻子所居多植梅畜鶴泛
丹湖中客至則放鶴致之因謂梅妻鶴子元俗
楊璉真珈散其墓惟端硯一枚玉簪一枚

和靖嘗著春草曲云金谷年年亂生春色誰為主餘

花落處滿地和烟雨又是離歌一闋長亭暮王孫去
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後張子野過和靖隱居有詩
云湖山陰後家空在烟雨詞亡草自青

君以惜別長相思辭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
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
成江頭潮已平此詞甚有情致宋史謂其不娶非也
林洪著家山清供即通子也蓋喪偶不復娶耳
通結唐西湖二十年未嘗入城市時以小舟湖上諸
僧寺卒莫舍傍臨終賦書壽堂壁云湖外青山對結
塵墳前修竹六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封

禪書初逋客臨江李誥始取進士而未有知者逋謂
人曰此公輔之器逋卒而誥遂知抗為裴服總麻與
其間人笑而棄之刻其詩納之壙中

如靖雖隱居亦以豪放玩世故當時頗有不足之者
嘗傲視許汭嘲之曰寺裏啜齋饑老鼠林間咳嗽
病獼猴豪民送物鶯伸頸好客臨門鰲縮頭

逋詩平澹邃美而趣向博遠故辭主靜正而不露刺
譏梅聖俞謂詠之令人忘百事大數塞王孟之函而
據劉韋之逆次陽愛其詠言花詩疎影橫斜一聯謂
前古未有此句黃涪翁則以雪後園林二語為勝之

蓋一取神韻一取意趣然知歐陽之所掌者多知涪
翁之所掌者少也所作雖艱未嘗留稿或問之曰吾
不欲取名于時況後世乎故所在百无一二如當時
繡其五言有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輒句集中已不
可得其他遺佚可知也

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休

上獨林為橋小結廬

孤山隱居書壁

盡共藥村熟屋型琴瑟茶具八
如花秋花艶露明紅
粉水鳥衝烟西翠衣石磴
皆穿林寺近竹烟橫點海
山嶽百千出勝與人見
說向吾師是洩機

寄任寺丞
說西居

名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冷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

梅花

吟懷長抱負芳時。為見梅花輒入詩。雪後園林終半樹。水邊蘿薜忽橫枝。人惜紅艷多應俗。天與清香似有私。堪笑胡雛亦風味。解將絳調角中吹。

閑拈綸巾擁繚囊。此心隨分識興亡。黑頭為相雖辜謂。白眼看人亦未妨。雲噴石花生鈿壁。雨歛松子落琴床。清猿幽鳥遙相叫。數筆湖山入夕陽。

湖上小隱

葛蔓烟枯束六經。高臺渾興昔賢情。黃牙稚子跨牛

種白眼山人識
鈿形寒睡草旁林
酒壯曉思河曲雨
槎腥傳聞曾說
平生事不要清朝
夢武丁
寄傅霖
混元坤巧本無形
近出西湖作畫屏
春水淨於僧眼
碧晚山濃似佛頭
青藥搗粉堵搖魚
影蘭杜烟最闊
鷺翎往々鳴榔與
橫笛細風斜雨不
堪聽
西湖

石延年

字曼卿其先幽州人
出入契丹祖自成以一族
南均家宋州真宗時
曼卿三氣進士以太子中
允秘閣校理卒年四十八
曼卿登第有人訟科場
覆考落者數人曼卿在馬
方

與同年期集使至追所賜勅牒餘人皆泣而起獨曼
卿笑語終席次日放黜者受三班借職曼卿作詩曰
吾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冬從此免鄉鄰
進且須走馬東西南字句俱編二

傳以為笑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友善曼卿通判海州潛
來訪之曼卿近于石閘堰刻飲中夜酒渴顧杯中
有醋斗餘傾入酒中併飲之款明酒醋俱盡曼卿每與
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因飲之於木杪謂
之策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蠶飲其狂
縱大率如此解後有一菴常臥其中名曰打風菴

曼卿嘗語秘演北館俸清茂不得相飲不數日演引
一納粟牛監簿來以宮醪十擔為賀演為傳刺曼卿
愕然迨之乃問中第何許生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
曼卿閑語演曰繁臺寺閣方爽可愛久不一登生日
學士與大師果欲同登當具酒榼迎候曼卿許之一
日休沐約演登閣生陳具于前哭血簡核冠于都下
石演高歌拂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遊可紀乃
以盆漬墨濡巨筆題云石延年同空門詩友老演登
此生拜叩乞掛一名以光賤迹曼卿握筆沉思目演
俾聲祖曰大武生捧硯用事可也演以為言竟題云

牛某捧硯歐陽永叔後以詩戲曰捧硯得金牛
石曼卿獨行京城一豪士捐之曰公幸過我家不許
之月入妾巷抵大第錦繡珠翠殆非人間所擬歌舞
歡醉以書為揮萬筆驛詩數篇以金帛數百千贈之
送還恍然不知其誰翌日殆矣復省所居笑他日遇
諸金又遺以白金數兩謂曰詩中意中流水遠愁外
舊山青最佳

石曼卿卒後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
為鬼仙主芙蓉城欲呼故人生遊不得忽然騎一素
騾去如飛其後又降於亳州一梨子家欲呼梨子去

不得因留詩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
脚流頗類曼卿平生語云

歐陽修表其墓曰嗚呼曼卿字自混以為高不少屈
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
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
功非謂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
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名聞或
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
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於中壽其命
也夫

張先

字子野，開封人居錢塘，嘗創花月亭於秀州。

晏元叔初，張先為京兆通判，晏初納侍兒，每張來輒令侑觴。注：歌子野所為詞，其後王夫人寢不容公出之一日子，野至，公與之飲。子野作碧牡丹一曲以戲之，曰：中帳搖紅綺，曉月墮沉烟。砌緩板，香檀唱徹。伊家社製，忽入眉頭，飲黛峯橫翠。芭蕉寒雨聲碎。鏡華翳，閑照孤鸞，戲思量，去時容易。鈿合瑤釵，至今冷落輕棄。望極藍橋，但暮雲千里。幾重山，幾重水。營妓歌至末句，公愕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亟

命宅庫支錢若干。復取前所出侍兒。既來。王夫人亦不復誰何也。

張子野有懷舊青門引詞曰。乍暖還輕冷。風雨晚來。方定。庭軒寂。莫近清明。殘花中酒。又是去年病。樓頭畫角風吹醒。入夜重門靜。那堪更被明月隔牆送。鞦韆影。又有天仙子送春詞云。水調數聲持酒聽。午睡醒來愁未醒。送春。玄幾時。回臨晚景。往事後期空記省。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翠幙密。遶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有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張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

公曰何不目之為張三影客未曉公曰雲破月來花
弄影浮萍新文見山影隔牆送過鞦韆影此余平生
所得意張初謁公公逆謂曰好雲破月來花弄影何
見之晚也時應子和詩云兩片夕陽紅蟬蛭短燒紅
風吹落花紅矣謂張為三影尚書夜為三紅秀才
白樂天辭云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
夢不多時去似朝雲去覓張子野行之為御街行
云天非花艷姪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
時去似朝雲去覓張子野燕落月沉星沈、城頭
鼓參差半辨而池樹朱閣斜欹戶綠苔深徑少人行

苦上履痕亡數殘香餘粉開衾剩枕不把多情心
張子野於吳興守滕子京席上見小妓攬娘賞其佳
色後十年再見于京口絕非當時容態感之作詩云
十載芳洲接白蘋移舟弄水賞青春當時自倚青春
力不任東風解語人

歐陽脩表子野墓曰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
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在恙
於時一府士皆魁傑隨豪曰相性來飲酒惟呼上下
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
動聲氣衆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

陽天下之衡賢豪所聚者多為遙然耳其後去洛來
系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危
窮居獨遊思從曩人歟不可得然雖俗人至今皆以
謂名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
之難得為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
六年又哭希伯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
知非流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
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

後又有一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蓄髭彼蘇子瞻作詩
戲之云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鬚毛蒼詩人老

去鶯、在公子頃來燕、忙柱不相君、猶有齒江南、
刺史已無腸、平生忝作安昌客、畧遣彭宣到後堂、全
用張氏故事、子野和詩有云、然似鰥魚知夜永、懶回
蝴蝶為春忙、極為子瞻所賞

刁約

字景純丹徒人嘉祐中使虜直史館

刁景純使虜戕為詩曰押燕移雅畢看房賀跋互戲
行三匹聚密賜十觥醴雅雅畢如中國執改官賀跋
支執衣防閣人匹聚小木罌醴醴狀如鼠而大狄人
以為珍饈

宋子京判館事督諸館職必至刁景純或數日不至

因邀而譙之王原孫戲改杜少陵贈鄭廣文詩曰景

純過官舍走馬不肯下驀地趨朝乃便遭官長罵李

杜臣曰我為足之云多羅四十年偶未識摩訶時而

氏子名近者王宣改時與紙錢刁嘗為王宣以古

篆隸加縹軸密掛刁聽事會一日大雨不出周市廳

字間始見此畫不知已數日矣先造者往，通念

刁景純晚年尋室潤州歸歲春塢日遊息其中蘇子

瞻題曰白首功來種萬松待云千尺柔霜風年拋造

物陶甄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楊柳長齋低戶暗櫻桃

爛熟南塔紅何時却與徐元直共訪襄陽龐德公
刁麟遊景純族子也七歲賦竹馬詩云小兒騎竹作
驂騑猶是東西意未休我已童心多一在十年暉付
水東流後十年果卒客有誌其墓者以比李長吉

滕元發

初名甫字元發邇佛改字為名而字達道人

元發布衣時為范父公客時范尹景滕少年不羈性
潛出狹邪巷病之一夕至滕書室中明燭觀書以
待其至意將媿之滕夜分大酺乃畧字懾懼長揖問
公所讀何書公曰漢書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

而八

滕甫少居鄉里寺中修業主俗出諸生夜盜其大烹
之俗均笑曰此作滕先生偷狗賦即不申理其破
題云僧惟不淨狗也宜偷輟藍宮之夜吠克絳帳之
晨差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難回顧免
之頭既欲思於實腹遂乃設於空喉即日傳播諸郡
元叢皇祐二年以改律聽軍祥詩云萬國休兵外羣
生奉凱中以是得第三最為場屋所稱初甫與楊繪
鄭獬同伐自謂必魁及獬首逆繪次之甫第三鄭戲
責所約甫答曰一解一會予安得不第三乎

元發受知神宗與荆公議政不合出又中飛語謫知
筠州陳表自辨神宗乃以公知湖州公所乞也是時
林子中作禮部員外郎與公婚何向直邦彥同曹司
公得湖以詩賀之曰清風樓下西溪春三十餘年一
夢新欲識玉皇香案水晶宮裏謫仙人蓋公初茅
即倅湖州距是三十年矣

筠州陳情表托汝陰王公錫之滕公讀至悲關之心
泣切見君之曰某期起執汝陰子揮涕曰此予心欲
言而不可得者也表入神宗大悅

張方平

字安道揚州人仕至某知政事

安道未第時貧甚然意氣豪氣未嘗少貶與劉潛李冠石曼卿往來山東任筆使酒見者皆傾下之沛而有漢高廟并歌風臺前後題詩甚多字不推頌功德獨安道高祖廟詩曰縱酒踈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尔因亂世成功業更白菊前興仲爭又歌風臺曰落魄劉郎作帝功樽前感慨大風詩誰誰及接英彭族及欲多求猛士為蓋自少已不凡矣方平以端明學士知滁州遊琅琊山俯仰梁間得經函有寫楞伽經半卷披玩久之忽悟前身故僧也乃

為竟書之書法宛然不殊號二生經時為人誦經首
偈云世間雖生滅猶如虛空花知不得有字而興
大悲心後授蘇子瞻序之仍為寫刻浮玉山龍遊寺
張文潛嘗問張安道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
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
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不然則足下亦有七八
分不解事矣

謝絳

字希回

人楊文公薦其才召充秘閣校理

寶元初知鄧州自少而仕凡五十年自守不回

而外亦不求異一時賢士大夫多不取之子景

初景溫皆為名儒梅聖俞其妹婿也

在錢文僖幕下遊嵩山內與人書曰近始書遣告嵩
嶽讀祝捧幣存以頤功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
王幾道至是時秋清日陰晚花幽草虧蔽巖壑正當
人力清壯加有用務談燕之這外高躡陞氣豪心果
道徑差平則腰轡以行蘄岸未甚則芒屨以進抵峻
極上院躋封禪壇下瞰羣峯乃向所跋望謂水挿翼
不可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
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諸盡赤峰頂夕宿頂上露下

冷透骨髡明日訪內路出登封西門道款功縱望太
室觀小室之美訪石堂山紫雲洞會將雨而玄題名
蓋十有四爰自長夏門入繞崧輟一匝四百里可謂
窮極勝覽矣今既還府便有塵事侵迫急寫此奉報
庶代一夕之談

曾鞏

字子固博州南豐人生而警敏十二能文及弱
遊太學歐陽脩見其文而奇之自是名聞天下
舉進士為集賢校理平生嗜書家藏二萬卷又
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五百卷

為中書舍人嘗為事都堂時章子厚為門下侍郎謂
之曰白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天下奇作子固一字
辭讓但復問曰比班固與子如何

鞏為文章上下馳騁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
少與王安石安不群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修及安
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
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各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
何各也曰勇於有為各於改過耳呂以著嘗告神宗
以鞏行義不如改事改事不如文章故不大用云

朱晦菴稱鞏父似劉白

劉敞劉攽

字仲原父號公是先生弟攽號公非先生敞子
奉世字仲馮是為三劉吉州臨江人

原父奉使契丹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古北口回
曲子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古松亭趨柳河甚直而
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常欲迂
其路欲以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
問也相與驚愧吐實順川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席
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駘也為之其形扶羣
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
醫數術浮屠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為文章尤敏贍
當直索泔閣一日追封皇子公至九人公方將下直
立馬却坐一揮九市數千言文有典雅各得其體
原父晚年再娶歐公作詩戲之云仙家千載一何長
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
郎原父得詩不悅

劉原父性嗜酒與王夷公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喫原
父為之贊曰恐是昌家又於非類未聞雄名只知艾
氣

黃父為中書舍人一日朝會曠次與三衛相珣時諸
帥兩人出一水晶茶盃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
所成瑩潔如此黃父戲云此乃多年老冰耳同音冰
黃父與王荊公素厚荊公當國劉屢誅之荊公每為
絕語荊公嘗改杜詩天關象緯逼為天闕蒼山谷對
衆極言其是黃父聞之曰正是扣他

介甫大講天下水利有社策曰梁山泊決而固之可
得良田萬頃介甫喜甚沉思曰然安得所貯許水乎
劉黃父在坐中曰其旁別穿一梁山泊足以貯此水
矣介甫大笑而已

貢父與荆公論新法不便出判泰州題館壁曰聖門
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井槐明日扁舟滄海去却
從雲氣望蓬萊荆公見而諷詠仍書于扇

貢父觴客子瞻有事欲先起劉以三果一藥調之曰
幸早裡且從容蘇答曰柰這事須當功

傳欽之作中丞言劉仲馮貢父逢之曰小姐何過致
起臺章欽之邈云也只三平二滿文字貢父無祝笑
曰七上八下人材

介甫嘗戲析劉貢父曰劉致不直兮父貢父遂析介
甫名曰失女次成客字直是坏下交亂真如上頭誤

當子介甫大慙而心却之元豐末貢父貶衡州監酒
雖坐他累議者嘗以介甫姓名為戲惡之也

劉貢父晚來得惡疾鬚眉墜落曼梁新壞一日與東
坡會飲令各引古人一聯相戲子瞻遂曰大風起兮
子飛揚安得猛士兮守曼梁坐中大啖貢父默然無
言但感愴而已

賈收

字耘老蓄妾名荷葉

耘老有水閣在茗溪上景物清曠沈會宗為賦天仙
子詞曰景物因人成勝槩滿目更無塵可礙等閑屬

幙小開千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 誰信
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閑世界坐中事物不冷淡山
一帶水一派流水白雲長自在後水閣易主遺址與
沈存中水閣相近同在一片景物悉如會字之詞存
中嘗作絕句云三閤水閣賈耘老一首德詞沈會宗
字根當時好明月如今總屬續溪翁

有美堂題詠甚衆賈耘老詩云月刊宸畫八雲端神
物應須設翠幄吳越不蔽千里色斗牛常占一天寒
四簷望盡回頭懶萬象搜求下筆難誰信靜中疎拙
意畧無蹤跡到坡澗後東坡仙抗命筆史盡錄詩不

著姓名默定高下耘老詩爲冠因此與耘老遊

李觀

字恭伯盱江人嘗試制科六論不得其一曰吾
於書多所不讀必孟子註疏也投筆而出

李恭伯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飲君謨以營妓佐
酒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歌烈併酒擲予案上作望
悵狀踰牆攀木而逃時恭伯坐上作詩云七閩山水
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酣酒處幾多鳴
鶻送朗吟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脚蹴山鳥
不知紅粉樂一樣檀板便驚飛烈聞之遂投牒云李

觀本寺士行輒造賓筵詆釋氏為妖胡指孟軻為非
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諸市朝
君謨覽牒笑謂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使弟子
李泰伯陳殿撰詩有句云酒鄉貧更入詩債老猶還
當時喜傳誦之

張景

公安人與穆脩沈适善

張景隱居不仕仁宗召見問曰卿在江陵何處居對
曰西岸綠楊遠市渡一隅芳草設龍洲又問所食何
物曰新粟米炊魚子飯羹冬瓜羹鱉裙羹

王安石

字介甫臨川人居金陵鍾山距城遙相半因號
半山神宗太子時聞其名即位數月召為翰林
學士熙寧二年拜叅知政事變行新法天下騷
然封舒國公元豐中改封荆國哲宗加司空卒
謚曰文配食孔廟追封舒王南渡後始罷後祀
公押名字初橫一畫左引脚中為一圈公性急
作圈多不圓注、窮遍而橫畫又多帶過嘗有
密議公押反字公知之加意作圈嘗獨文論量
天下人才首屈指於其子雱曰大哥是一箇荆

公舒王夷謂當時公論分明以荆舒是徵目之
京卡輩當國懵然不知也

荆公在歐公坐分韻送裴如晦知吳江以黯然銷魂
惟別而已分韻時客與公八人荆公年甫老蘇梅聖
俞蘇子美姚子張焦伯強也時老蘇得而押云談詩
究乎而荆公乃又作而二字詩有云采鯨抗波濤風
作鱗乎而盖用周禮考工記之而類也又云春風垂
虹亭一杯烟上持傲兀何賓客西忌我興而最工
介甫初拜相日取筆題憲云霜松雪竹鍾山寺授老
伯歎寄此生投筆而起人莫測其老後故仕居金陵

白下門外遊鐘山懋法雲寺是日正當霜雪虛窓松
竹皆如詩中之景公怡然久之

荆公作相日苑中有石栢枝葉甚茂心發一花題詩
云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荆公題殘菊詩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
次公見之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慙伏詩人仔細吟
荆公見之笑曰次公不學之過也不見持耒者云夕餐
秋菊之落吳字

舒王在鐘山有道士來謁因與茶輒作數語曰彼亦
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名所爭惟其

氣所爭故能入不生不死舒王吳曰亦特甚陸語也
荆公藝品不甚高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
覺其勢將敗便欽之謂人曰本蕭適性忌慮及勞神
苦思不如且已因賦詩云莫將戲事換真情且可隨
緣道我贏戰罷兩奩分黑白一枰何處有戲成
子瞻過金陵介甫招遊蔣山坐方丈飲茶公指案上
大研曰可集方詩聯句賦此子瞻夜歸曰拭僭先道
一句巧匠劉山景公沉思良人起曰且起晴色窮攬
蔣山之勝此非所急也田承君興一二客觀之田曰
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今日反為蘇公所困矣

子瞻渡江至儀真介甫遊蔣山有詩子瞻和之介甫
指峯多巧障。江遠欲浮天。持几歎曰老夫一生作
詩。字此兩句。

蘇長公奉詞西太乙。見介甫舊題六言詩曰楊柳鳴
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
南。注目久之曰此野狐精也。

荆公薦進一二寒士。位侍後初。言棄大用也。公去位
後。遂奏改公作小詩。寄意云。本種酴醾架。金沙只謾
裁。自矜顏色如飛度。碗前開。

附安墩在半山招寧寺後。安與王羲之嘗登此介甫

居金陵作絕句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
中。公去我來墩屋我不應墩姓尚隨公或謂荆公好
與人爭在朝則與諸公爭新法在野則與附公爭墩
呂惠卿語荆公曰公面有黥用園萐洗之當去荆公
曰吾面黑耳非黥也呂曰園萐亦能去黑公笑曰天
生黑於予園萐其於予何

荆公與吳冲卿同年同歲且修姻好熙寧中越兩制
舊人三十餘輩同為樞密使副又薦以自代冲卿遂
擺其跡欲與荆公異力薦與荆公論事之人如呂
晦李公擇程伯淳還朝又欲稍變新法及言荆公家

事公去不復有者冲卿力也公因接問尉表有述云
易間之語指冲卿也未幾冲卿薨于位公作挽詞云
氣鍾菴國山川秀傑其鄉里本建州也

安石少以文章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
畜後從宋次道出似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
悟溪蛇不迫之趣然其精嚴深刻皆出驪老杜所得
獨是議論過多為病耳

王元澤嘗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詰問元
澤何者是獐何者是鹿元澤笑未識良久對曰獐邊
者是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荆公及雱同修經義經成加荆公左僕射雱執圖閣
直學士同日受命元絳賀詩曰陳前轡服同桓傳拜
後金珠有魯公

元澤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栲杲介甫啓曰雱
雖疾且久禱久矣為此奚益且兄嘗以倉法繩吏奸
今乃以楮泉徵福安知三清門下不行倉法耶

舒王女吳安持之妻蓬萊縣君詩多佳句有詩寄
舒王曰西風吹入小牕紗秋氣漸慙我憶汝極目江
山千里恨依然如淚看黃花舒王以楞嚴經新報付
之并和詩曰青燈一點映牕紗好讀楞嚴莫憶家

能了諸像如夢外世間。有妙蓮花。
舒王夫人吳好潔舒王性率每不相合。自以寧乞陽
弘第有官藤床。吳偃用未還。羣吏來索。左右莫敢言。
王一日既而登床。偃臥良久。吳望見。即送還。

王安國

字平甫。安石弟也。體幹豐碩。為翰林學士。盛暑
入館。冰汗浹衣。劉貢父曰。君真汗淋學士也。

王介甫初參大政。一日因閱晏元獻小詞。笑曰。為宰
相而作艷詞。可乎。平甫曰。六偶然耳。顧其事業。六不
以此。呂惠卿在坐。遂曰。為政必先放鄭聲。以自為之。

平甫正色曰放鄭群不遠倭人呂大衡

常待制秩居汝陰名嘉祐治平之間屢召不至
歐公亦推禮之其詩所謂笑殺款川常受士十年騎
馬聽朝鷄熙寧初荆公當國力攻之遂起判國子監
太常禮院群譽猶咸嘗大雪趨朝時秩已兼寒甚不
可忍喟然若有所恨乃取文忠詩自戲曰凍殺款川
常受士也來騎馬聽朝鷄秩舊治春秋著講解數十
卷自謂聖人之意盡在是矣介甫不好春秋秩遂盡
諱其所學熙寧六年兩河荒歉詔令所在青苗本錢
權行倚閣王平甫戲秩曰公之春秋亦權倚閣乎

唐詩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而云其對我以
問平甫平甫應群曰萬八千戶冠軍侯

東坡嘗云為我周旋寧作我真一好句只是難對王
平甫在坐應群云只消道因郎憔悴却羞郎

平甫照寧中直宿崇文館夢有人挾至海上見海中
央宮殿甚盛其中作衆星蕭鼓吹之伎甚衆榜其宮
曰靈芝宮平甫欲與俱往有人謂曰時未至且去悅
然夢覺禁中已鳴鐘矣平甫為詩記之曰萬頃波濤
木葉飛星歌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鍾
聲夢覺時後四年平甫卒其家卜之曰君嘗性靈芝

宮事曰然又三年曾阜夢與平甫會傍一人曰平甫已列仙官矣

王欽臣

字仲玉

王欽臣自西京一縣令召入議法與荆公不合入學士院試賦一篇但賜出身卻由本院時荆公為考官於簽下見其試畢就題字使人錄之乃二詩也一云蜀國相如寂有詞武皇心恨不同時凌雲賦罷還氣用寂莫又園意可知二云古木含森分玉堂老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盡牆荆

公為改奏罷長楊賦作奏賦長楊罷在金陵好事者
求公書多寫此詩

鄭俠

字介夫福清人第進士調光州司法各軍秩滿
入都見安石言新法不便安石不悅使監安上
門會久旱俠繪門上所以民困苦苗蕞馬逆
授鉅臺進之神宗覽苗嚙蹄罷新法決日大雨
用事者爭置俠擅發馬逆之罪編管以物改莫
州哲宗立放還元符改送莫州建中靖國放還
改元宗字監衡小廟旌命勒停五年降貴叙用

俠遂不以出在英時號大慶居士還鄉所存惟一拂
埃又號一拂居士宣和元年卒年七十九謚曰介
次張老見照韻曰烏鴉螻蟻有君臣此義如何易世
塵欲為名窮宗社休肯受如幻死生身八千江上奔
馳路十二天南黯淡春到親闈捧杯酒始知終是
福重人

和荆公何處難忘酒詩何處難緘口照寧改失中四
方三面戰十字九家空見佞眸如水聞忠耳似聾君
門深萬里安得此舌通

俠忽夢鐵冠道士遺之詩視之乃子瞻也嘆曰吾將

逝矣作詩云以少平生只藉天勝如過鳥在雲烟如
令身畔無物贏得空堂一枕眠授孫而卒

呂惠卿

字吉甫王安石罷相退居金陵於鍾山書改注
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惠卿誤也

元祐間王景亮與仕族名子結為一社紀事嘲謂
士大夫字間賢者一經諸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號
曰猪嘴間呂直卿察訪京東呂賢清瘦語話之間喜
以隻手指畫社人呼之曰說法馬留後人呼休又湊
為七字曰說法馬留為察訪社中弼歲不能對一日

邵麗因上殿氣必出知東平邵高曼捲髯社人名為
湊氣獅子仍對曰湊氣獅子作知州呂啣之諷邵使
者發以他事舉社遂齏粉

蘇子瞻與呂吉甫同在館中吉甫既為介甫腹心進
用而子瞻外補遂為仇讎元祐初子由為右司諫論
吉甫罪至此呂布自資改殿大學士貶節度副使安
置建州而子瞻作中書舍人行誦詞又極口低之號
為元凶吉甫既至建州附表求曰龍鰲鳳翼固絕望
于攀援虫臂鼠肝一冥心于造化以子瞻兄弟與我
所爭者虫臂鼠肝而已子瞻見此表于邸報笑曰福

建子終會作父字

劉景文

字季孫在忻州數日率一謁晉文公祠既至祠
下必與神語久之乃出文公亦時一來謁景文
閑閑然與客語者則神之至也

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酒王荆公為江東提
刑巡歷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
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興傍人應不
解杖藜攜酒君遊山大旂黃之問專知官誰所作以
季孫言即召興之語嘉歎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既

至傳舍這郡學生特狀立庭下請差官攝州學事公
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

荆公嘗私書句語劉李孫曰念孫在茲釋茲在茲名
云孫在茲李孫頌輝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
揭諦安石大笑

李孫送孔宗翰知揚州詩云詩書魯國真男子歌吹
揚州年貴人多稱其精當後為杭州提轄蘇子瞻作
守汝知之嘗以詩寄子瞻云四海共知霜滿鬢重陽
曾插菊花否子瞻大喜

郭祥正

字功甫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名梅堯臣一見
歎曰真太白後身也果進士歷知端州棄去隱
於青山自號晦公山人所居有硤吟庵

功甫與荆公坐有一人展刺云詩人龍太初功甫曰
相公前啟稱詩人不識去就如此荆公曰但請來相
見既坐功甫曰賢道能作詩只從相公請留詩題時
有老兵以巾搭銅甌公曰可作詩太初不穆刻間
誦曰茫茫蒼出塞渺渺白鋪以馬過跡平曩湖田日
射星功甫聞筆由是知名東南
祥正嘗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曰此詩幾分坡

曰十分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
詩豈不是十分祥正一日夢作遊來石詩明日書示
人曰予決非久于世若人問其故祥正曰予近詩者
欲尋鉄索批搭面只有楊花怪客然此予平日所能
到忽得之不祥不踰果死李端拱聞而笑曰不知
杜少陵如何語得許久

王達

王達工詩熙寧初歸忠州出知大名府達因歲節以
詩千酒曰坡吏宰宰我歲近願分餘酒張敞豎公以
百壺答之

苗根以列卿知明州的多置田產又自明州取材為
堂舟載乃時王遠作詩嘲曰田從改上天生出堂自
明州地架來此句傳至京師王荆公大怒即出御史
王子韶劾其事自後以謠言起獄實自遠始

王介

字中南衢州人

王介善譏詆嘗私制科不中與荆公遊甚款曲然未
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荆公以翰林學士被召前此
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廬三碩勸函
韞蕙帳一空生曉寒蓋有所諷荆公得之大笑他日

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句
王介性極率語云無倫時人以為心風照寧中自省
判公守明州荆公作詩送之云吳興太守美如何柳
惲詩亦未足多遥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沙上起滄波
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論其意遂如十篇盛集
而誦於荆公其一日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
祕艱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荆公笑曰
閻羅兄關速請上任

荆公曾題江寧道中驛舍一聯云茅屋陰沙一酒旗
千烟孤起隔林炊王介見而鄙之書其末云金陵村

裏王夫子可是能吟富貴詩荆公兄之亦不屑者乃
曠之云江晴日暖菊花起恰似春風柳絮時又微介
之輕狂也

蔡肇

字天啓丹陽人嘗從王介甫遊語及至金月皓
詩以爲奇險難誦天啓立誦之不差一字又與
介甫同夜舟見屋鳧數百掠舟而過介甫戲曰
子能數乎天啓一閱得其數遣人詢之放蓄者
其數不差

蔡天啓呂氏中書舍人故事宰相未上馬前限三篇

成天丞揮筆立就擄授節度使書云嗚哉千里謀之
毫釐朕不從中也第世垂之竹帛仰其以身任之
張天覺讀之擊節稱美

天丞為博士三年不遷再至學者賦詩云平生授之
復膠之學者重來歲又交驛馬欲速官長罵讀書者
被學生嘲何為眷戀米五斗次可經營宅一第好買
江干介以待看烟雨長春梢

王嵩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蹄齧不可近一日西校亭
至庭下嵩公請鬻之天丞時在座曰世安有不可調
之馬第久不騎驕耳以起提其駿一躍而上不用御

勒馳數十里而還公大壯之即作集句詩所謂蔡子
勇成癖解駢生馬駒又有身著青山駢惡馬日行三
不尚嬾遲心源落之堪為將却是君王未備知
天孫守睦州附表有曰城誰闕窠一葉落而知秋島
興榮迴二水合而成字復有詩曰疊嶂巧分字水
脈梅遲兄二年花人謂能狀桐廬郡景物

王陸

字禹王封岐公晚學室南溪號志堂居士左右
松竹逍遙其下一時名流雅幕之題曰竹隱

公監維揚即日王安石為幕官陳朴之為術尉丞時

韓魏公出守是邦初夏園內芍藥開者金腰帶四朵
公召四人同賞各簪一朵後相繼為相果花端也

王歧公與歐公同在翰苑會溫成皇后初薨立春進
帖子以其處閣故不進俄有旨令進歧公遂以占曰
昔聞海上有仙山烟鎖樓臺日月間花下玉容長不
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歐公歎其美麗

王歧公在翰苑日時中秋有月神宗問當直學士是
誰左右以姓名對遂召公賜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
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起謝勅內侍挾持不令
下相夜漏下七鼓上悅甚令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曳

團扇中帕求詩悉以進呈上云須與學士潤筆遂各
取頭上彩花一朶裝公幘頭裝不盡者置公袖中取
針線縫連袖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撥金蓮燭扶掖
內院細日都下盛傳天子請家明年中秋只已某改
蔡確為學士上講故事命宮嬪求詩蔡奏云不敢命
出崔作蔡云臣才思短澀不及王某乃再行而止左
右不悅云學士村

宋制太社二祭多差近臣王禹玉為翰林學士典內
外制十八年屢被差乃題詩於齋宮云傳鷄未唱曉
驂催又向靈壇飲福杯自笑治聲知不足明年強健

更重來帝聞而悔之遂拜制改
王丞相既亡名者石子作詩嘲云太師因被子孫並
自後名者只有錢嘏之倭魏王介甫奇之歎殺宋昭
宣嘗言井口難為哉獨坐中書不恤家事存自來言
土地便盡正授不次擢其家經存指云張山人作存
追山人至張曰某自來多作十以十七字詩着題詩
某吟不得府尹笑而還之

蔡挺

字子正杭弟也謚敏甫

元空間蔡挺自而極出鎮平陽經數歲意多乃作喜

還鷺一闕云。霜天秋曉。正塞垣、墨黃雲裏。朔馬嘶風。邊鴻叫月。隴上鐵衣寒早。鈞歌騎曲。悲壯盡道。君恩。頃報塞垣。樂盡縻韉錦領。山西年少。談笑。斗靜烽火。一把時。報平安。耗聖主憂邊。威懷遐遠。驕虜尚寬天討。歲華白。晚然思誰念。玉關人老。太平也。且歡娛。莫惜金尊顛。則有中使。至平陽。挺使倡優。歌之。遂達于上。因語呂相曰。挺乞兩遂。以西掖召。熙寧間。有司云。四月一日。當飲上。為徽宗。遊正殿。一夕。雨。不見日。食是日。有皇子之慶。蔡子正詩曰。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方過正。鄉社祥輝已得前。星

明臨冷階隨夜雨銷其叙事殆五當時字能過云

蔡確

字持正

韓絳宣持決而見確所製樂先以為村蒿子開封尹
韓維之又薦之安石明宗愈夫人下氏嘗於憲際還
見確謂其神彩以意多遜像後蔡果南竄
宣仁毛益曰蔡確相左僕射弟碩賊敗確謫守安州
夏日登車蓋亭作十絕句云公事太多吏以猪米衣
小吏不須隨溪潭直上高亭裡以展柴桑愛士詩
一川佳景踈蒼外四面涼風曲檻頭綠野平林來遠

棹青天。白雨起。靈猷。靜中自足。睽炎蒸。入眼無言。
似物。昭何。交機。心驚。白鳥。誰人。如。鈞。逐。青。蠅。紙。屏。
石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子。夢。長。睡。起。莞。然。成。笑。如。
群。漁。留。在。滄。浪。西。山。髣。髴。兒。松。菊。日。來。名。色。結。
新。聞。說。桃。花。歲。不。睡。讀。書。曾。有。謫。仙。人。風。搖。執。果。
時。聞。落。雨。滴。餘。花。亦。自。香。葉。底。出。菓。莫。口。開。波。間。逐。
啄。小。魚。忙。來。結。芳。塵。白。梁。賦。自。持。杯。獨。對。晴。暉。水。
趁。夢。澤。悠。悠。過。雲。抱。西。山。丹。已。飛。矯。矯。名。臣。郝。魏。
山。出。云。直。節。上。元。間。古。人。不。見。清。風。在。款。息。思。公。倚。
碧。灣。溪。中。有。戈。船。士。漢。上。今。名。佩。犢。入。病。守。脩。

然惟坐嚼白鴉紅鶴伴閑身
喧豗六月漲青津
兄汝汝來兩濱如常溪冰何足道
沉之滄海會拘塵
時吳夏厚知深陽軍箋注以少白鳥青蠅以識後人
黃口小魚談新進用事睡起獨笑方今朝廷清明不
知確稱笑何事甌山出之按却夏後封甌山公唐高
宗去遜位天后夏後上跡跡事正在上元三年今太
后垂簾遵用章祐明甫故事確指武后以比太母沉
汎滄海去拘塵謂人壽幾何尤非佳語宣仁成此令
確分拆終不自明遜貶新州
蔡持正謫新州侍兒琵琶伴行嘗養一鸚鵡甚慧承

相呼琵琶即扣一著板鸚鵡傳呼之琵琶逝後誤扣
著板鸚鵡猶傳呼不已丞相大恚因作詩曰鸚鵡云
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瘵江水同渡不同歸已不
樂不久遂終

章惇

字子厚進士登名配出姪衛下委教而古明年
登甲科紹聖間相安惇為從官因與名兄時
但外享而已

章子厚與蘇子瞻書時相善子瞻為鳳翔判官時子
厚任商令劉原父皆以國士遇之兩人相得歡甚同

遊南山諸寺抵仙遊潭下臨絕壁苦仞橫一木為橋
子厚推蘇過潭書望蘇不敢子厚亦以過用索繫
枯囁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壁上曰章
惇蘇軾來遊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
何也瞻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子厚大笑

子厚與坡少為莫逆交子厚坦腹卧適子瞻自外來
子厚摩其腹問曰公道此何有坡曰都是謀反底家
事子厚大笑

東坡在黃即坡之下種稻為田五十畝自牧一牛一
日牛忽病或死王夫人謂坡曰此牛豈豆豉療法當

以青蒿作粥啖之如云而效嘗取以章子厚之曰我
更云蜀居與語恐人又謂從牛醫兒來姑且去大笑
別子厚生時父母欲不果已納之盆水燭藏之而明
者三有大呼於梁者曰此相公也父母懼而止東坡
嘗與詩云方丈僊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子厚
斥啣之子瞻謫僊州子由謫雷州黃魯直謫宜州此
子厚驂僊之喜當時有術士曰僊從立人子瞻其尚
能北向乎雷雨在田上承天之處也子由其未艾乎
宜乃直字有蓋棺之義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向
至昆陵而卒子由退老于穎十餘年魯直竟卒于宜

元祐初子厚爲前車事去禮責知汝州錢穆父行詞
云快也非少主之臣悖也無大臣之節子厚後見穆
父責其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雜戍安敢輕行校及
紹聖初子厚拜首乞翰林曾子宣布草麻庭室有赤
鴛兒之南山巖之之語時士大夫語云令則凡之巖
之奈鞅之悖之乎未幾錢自吏部尚書責知汝州
子厚謫雷州遇小貴州南山寺有僧奉出迎謁子
厚見之已而倚檻云雲曰夏雲多奇峰真善比類出
曰昔記夏雲詩甚奇曰如風如火又如錦花過微陰
落檻前大地生靈乳欲死不成霖雨漫遮天章默然

子瞻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归時章丞相
方貶雷州东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世傳端
明已归道山今尚小遊殘人間耶坡曰途中見章子
厚乃回反耳

元絳

字厚之

王荆公父名蓋以都官外郎通守金陵而元厚之
為金陵幕官其契分久矣荆公既相神宗乞慎選翰
林學士時厚之久在外老子從官荆公曰有真翰林
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耳上因問之因道姓名上久

之曰元絳在外久且令作制誥何如荆公曰陛下果
不能用耳況已作龍圖閣直學士雖下達知制誥遂
自外徑除翰林中外大驚既就列有補成之譽不久
遂叅大政改厚之保德荆公

元厚之久作藩即後閔儂智高餘黨寇二廣移知廣
州而所傳乃妄改知越州厚之附表云橫水明光之
甲得自憂聲雲中赤白之囊倡為危事

元厚之在翰林高麗使乞新著王平甫以詩戲之曰
誰使詩仙來鳳沼欲傳賈客至鵲林

宋元憲昭歲有時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少燭武不

如人其後元厚之作机政一日奏事差誤神宗顧謂
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乞退遂用父憲語作致仕表
曰少之燭武尚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忘事蠹智窮
于則海蛟力困於負山神宗恟其高而為之

神宗自穎王即位元厚中陞穎州為順昌軍時元厚
之罷第改作穎守令郡中老儒士垌士彥作附表公
覽之以筆抹去疾書其紙背一揮而成畧曰煮土立
社是開王者之封乘龍御天祚祖聖人之作按圖雖
舊錫命維新又曰興三駿命之慶基道建中軍之盛
府謂父武之德聖而順唐虞之道明而昌今為嘉名

以修舊服

元豐既行官制準唐故事定宰相上事儀以御史中丞押百官班拜於階下宰相答拜於作階上時王禹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僕射神宗命即尚書省行乞元厚之已致仕居吳山詩賀王禹玉有前殿聽宣中禁制南宮看集外朝班星石影落三階下桃李陰成四海間之句時竊為盛事

蘇洵

字明允號老泉眉山入年二十七發憤為學嘉祐間歐陽脩薦之朝除校書郎霸州文安縣主

溥修太常因筆禮一百卷未報卒年五十八

君少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年二十七始大發憤
謝其素所從來少者閉戶讀書為父弱歲錄氣進亦
不中又取茂材異等皆不中退而歎曰此不且為吾
學也悲取所為父數百篇焚之益讀書絕不為父弱
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涵畜充溢抑而不發
久之慨然曰可矣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
與其二子棫撒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次功修得其所
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以
父子隨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以其父

子俱知名改號老蘇以別之時人語曰眉山生三蘇
草木盡皆枯

明允來京師為歐公所知其名翫然肆出諸公皆
待以上客嘗運重陽忠此置酒永茅惟歐公與一二
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為異禮席間
賦詩明允有佳節屈從然裏過壯心還俗醉中來之
句諸公莫不擊節

記圓覺禪院曰天之界我以形而使我的心馭也今
曰云遠秦明日云遠越天下誰我禦
名二子說曰輪輻蓋於皆有戩乎車而轅獨為無所

爲者雖然玄弒則吾未足其爲完車也弒乎吾懼汝
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云車之功轍不
與焉雖然車外馬斃而患不及轍者禍福之間轍乎
吾知免矣

水官詩曰水官騎蒼龍之行言上天子攀時且住浩
氣乘風船不知幾何長足尾猶在淵下有二從臣左
右乘金龜翼餘相顧視風和衣袂翫女子侍居側白
纓垂雙鬟小執規尾扇容以未開蓮從者八九人非
鬼非戎留出水未成列先登揚旌纛長刀擁旁辟白
刃注強卷雖眼中與裳狀貌猶鯨鱣水獸不得從仰

面以承板空走雷電雨電晦九川風師黑帟囊面
目昏塵烟翼從三神人萬里朝天闕我從大壺師得
此說恠編畫者古闇子子今三百求見者誰不愛予
者誠已難在我猶在子此理寧非祿報之以雅詞何
如畫在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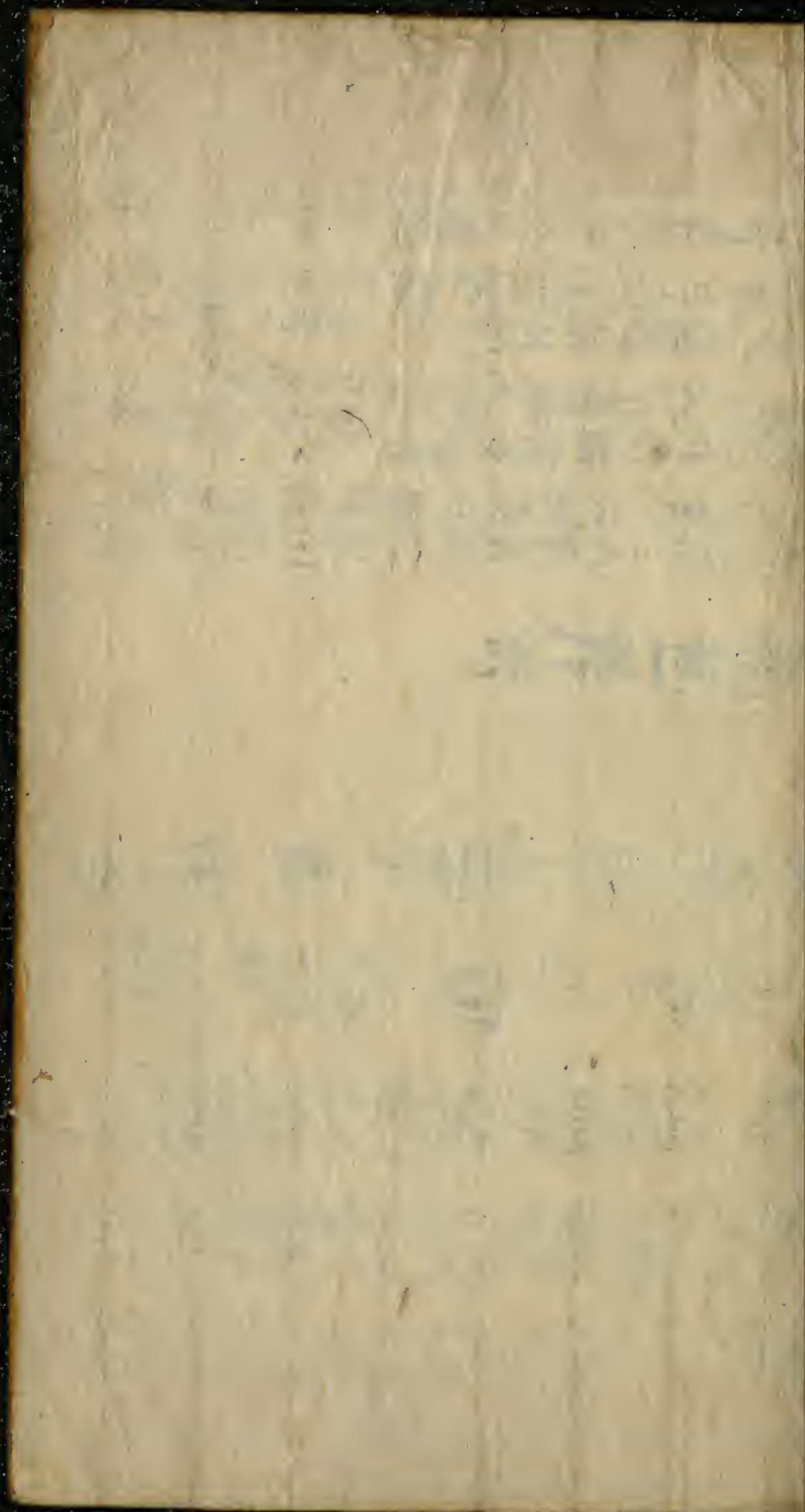
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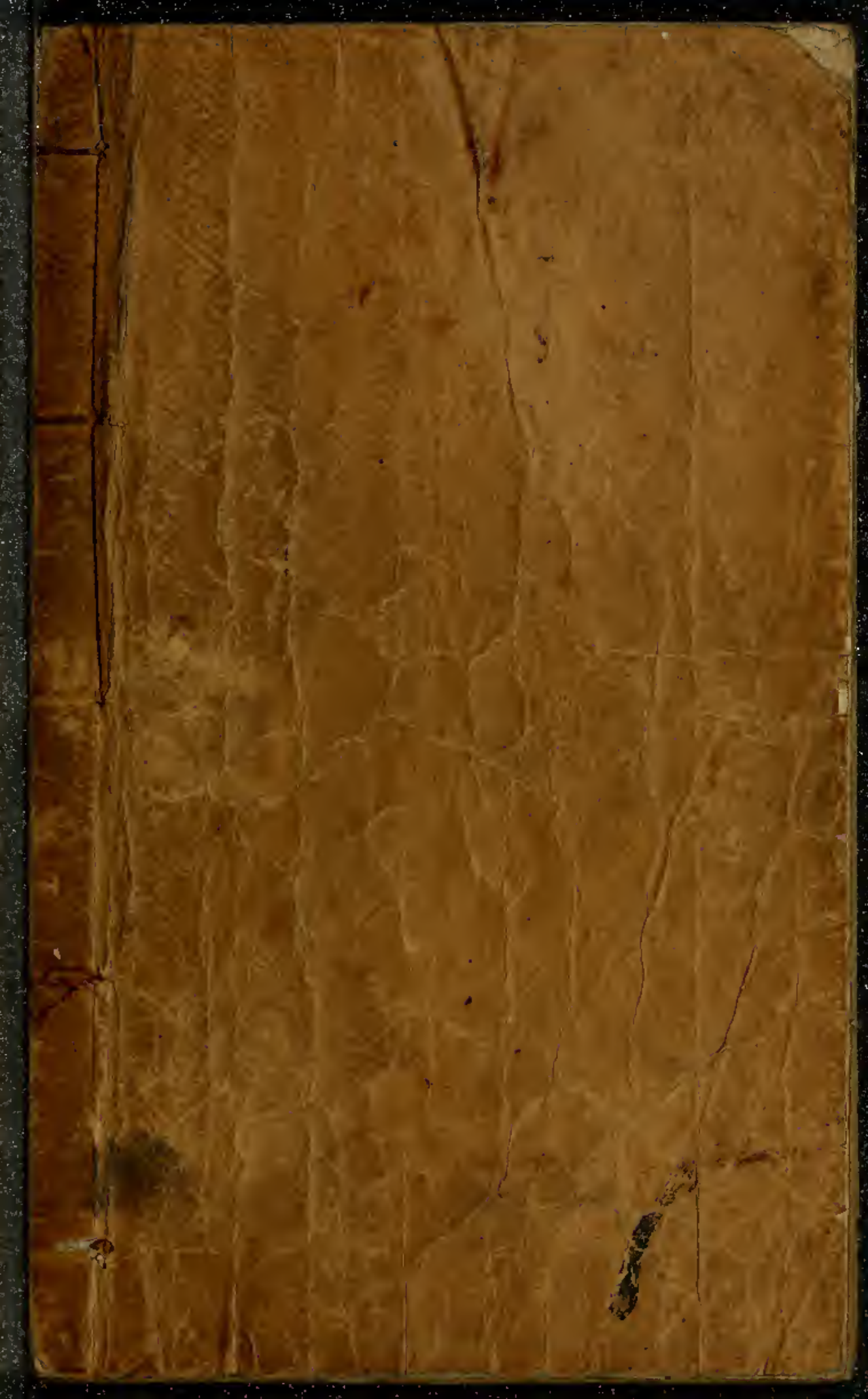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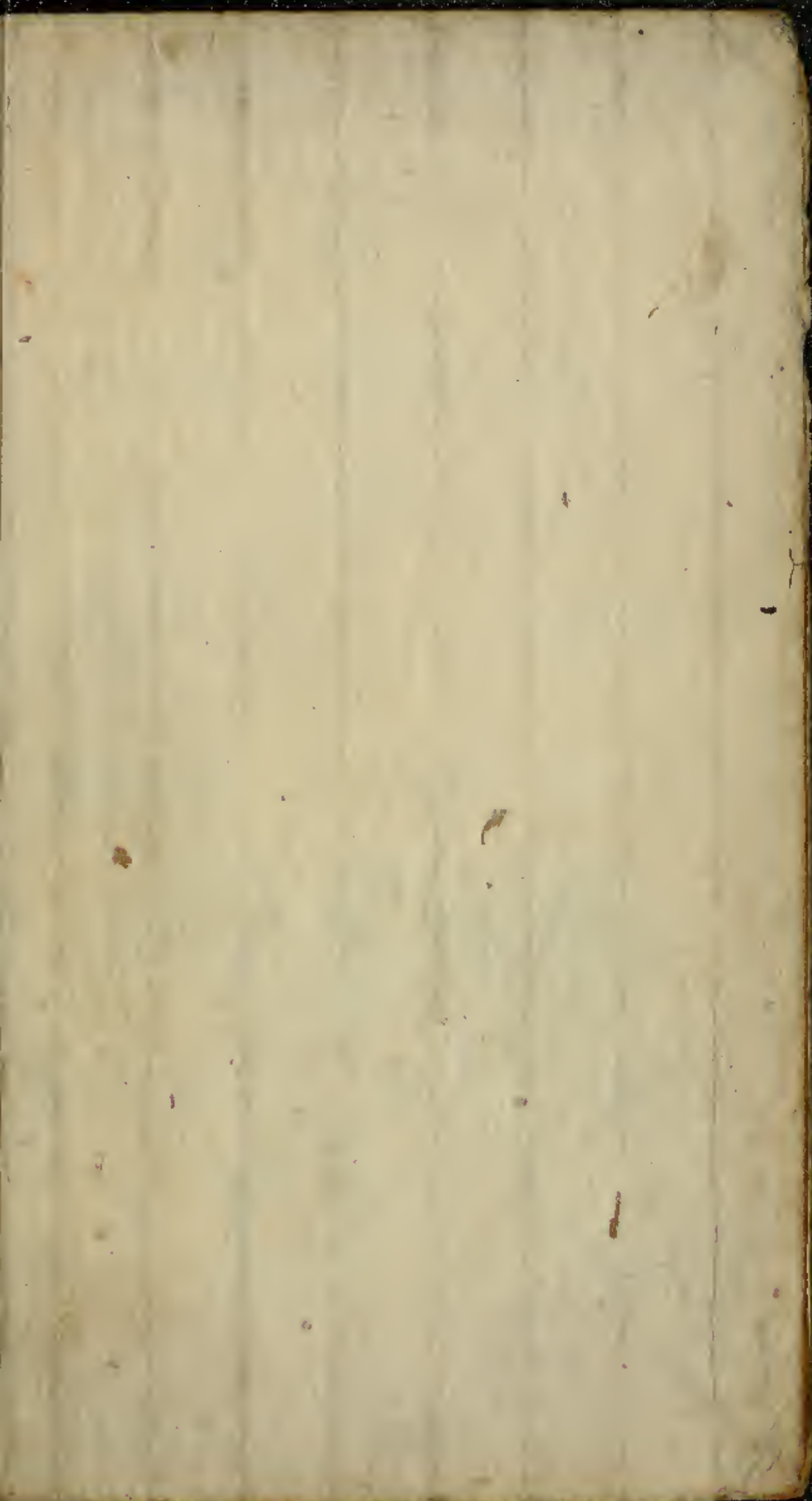
五言古詩





東坡志林

卷一



東坡源流

蘇軾

字子瞻一字和仲少字同父洵長子兩子生嘉
祐二年進士對策策八三等除鳳翔判官召試
直史館丁父憂熙寧中判杭州坐詩案謫黃州
尋遷於東坡獨常州哲宗立改朝奉郎知登州
召為禮部郎中遷起居舍人翰林學士龍圖閣
學士知杭州召為翰林承旨兵部尚書改禮部
司端明殿學士出知宣州紹聖初貶寧遠節度
副使惠州安置又貶瓊州別駕居儋耳徽宗立



移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赦遂提兵至局
觀達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南渡後
贈太師謚文忠

仁宗景祐三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時生志林
云迢以磨蝎為身宮而僕以磨蝎為命宮平生多
得謗譽殆同病也議者以十二月為辛丑月十九日
為癸亥日丙子癸亥水向東沐故才氣汗漫而澄清
子卯相刑晚子多難
年十歲宮師公宦學四方形夫人親授以書問古今
成敗輒能語其要夫人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

息公侍側曰某若為傍夫人以此之否夫人曰汝能
為傍吾顧不以為傍母耶

老蘇令作夏侯太初論有人能碎子金之望不能与
失群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与变色於蜂蟻之語
十歲時見老蘇誦歐公謝宣召赴學士院仍謝對衣
并馬表仍令子瞻擬之其間有云匪伊垂之帶有餘
非敬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兒他日當自用之至
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仍益之曰祐羸之賢匪伊
垂之帶有餘欽退之心非敬後也馬不進
老泉初携二子謁張文定時方習科第業將應詔文

定奇之館于齋舍翌日出上題令人持與兩人使擬
試文定密於聖間窺之子由於一題有將指示东坡
坡不言取筆俯就几上云管子注由終未以又指其
次坡以筆句去謂字出文又定次日見老泉云二子
皆天才長者明敏尤可愛然少者謹重以成就過之
張安道與歐陽公素不相知時安道守成都蘇明允
携二子自眉走成都見安道曰我何足為公重乃
作書辦裝送至京謁文忠一時在翰林喜安道所薦
得人明安道曰後來文章當屬此人矣即極力推挽
故天下高此兩人

殿試中乙科書附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
夫當邇此人放出一頭地士始議不厭久乃後眼
坡詩又落筆輒為人傳誦每篇出歐公終日喜一日
與子樂論文因及坡公乃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
世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間海內外徧坡公詩不復
有云歐公者

范蜀公鎮蜀每對客尊嚴靜重客亦不敢慢易惟子
瞻掀髯鼓掌旁若無人然蜀公甚敬重之

王荊公在熙寧中作字說妄意杜撰东坡見而及之
曰丞相曠世富窮制作其不敢知猶恐每三歲時字

者承風不殊其弊姑以犇鹿二字云云牛之於牝於
鹿之行速於牛今犇三為字而皆反之何也又殘
謂曰以竹鞭馬為馬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嘗
見坡字問荆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公笑曰然則
滑者水之骨乎荆公笑以答

王荆公問東坡曰鳩何以從九坡曰詩云鳩在桑
其子七兮連如帶爺拾是九箇荆欣然久如悟其譌
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見令字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
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云光武兵渡博陀
河既渡未渡一云劉寬好美汗朝衣求人不過東坡

云牛伯孺父子犯罪次斬小畜後斬大畜蓋指荆公
父子衆皆絕倫

荆公居鍾山一日得东坡寶相藏化展誦於風簾之下
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識曰滕
日貧不如日勝日負坡聞之拊掌大笑以爲知云

东坡元祐時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狃於司馬
溫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論事不合坡曰相公此
論攻爲鱉所踢溫公不解其義曰鱉安能踢坡曰
是之謂鱉所踢及詢舍方却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
牛司馬牛

坡喜嘲謔以呂氏仲豐碩每戮之曰公真有大臣於
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此仲稱相东坡當用其詞
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
二之動

司馬公薨程正孫以膳說飲之正如封角狀坡詆曰
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

东坡嘗邀劉晁之弟王版和尚晁之每倦山行聞兄
王版欣然從之至蓋泉燒笋而食晁之覺笋味勝問
此何名东坡曰名王版此老僧善說法要令人得祿
悅之味於是晁之方悟其戲為之大笑子瞻為偈曰

不怕石頭路來集至版師砌憑柏樹子與問穰龍兒
茶魯直戲东坡曰昔王右軍字為換鵝書近日韓宗
儒性饕餮每得公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
名公書為換羊書公在翰林一日以至節裏撫訪兄
宗儒曰作數言以面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
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东坡遊杭州諸寺一日飲齏茶七椀戲書云示病維
摩元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丸茶且盡
茶全七碗茶

坡俾杭州不勝杯酌部使者重公才望調羹首瘦

於廬指乃號杭倖為所食地獄其後袁穀倖杭這郡
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踈素曰正值獄空傳以為民
魯少卿會客鳳凰山頂妓梁殷作子瞻從湖中望之
戲之詩云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髯公誰知
愛酒醺山客却在漁舟一葉中

子瞻通判杭州權領郡事秋太守將至矣有營妓投
牒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
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色藝超絕為一郡之魁聞判之
來投牒欲援例脫籍子瞻惜其去不許判云慕周南
之化此意誠可嘉望吳北之犀所靖宜不允

子瞻守杭州時毛澤民為法曹公以衆人遇之澤民
與妓瑣芳者善及秩滿將去作惜分飛詞贈妓云淚
濕闌干花著露然到眉峯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
語空相覷細雨殘雲無意緒寐莫朝之暮之今夜山
深交斷魂分付朗回去子瞻一日宴客聞妓歌此詞
問誰所作妓以澤民對子瞻歎曰郡僚有詞人而不
及知某之罪也翌日召追回款洽數月

東坡守杭日杭妓琴操通佛書解言羽坡善之一日
遊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爾試集禪因問何謂
湖中景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

景中人各裙拖六幅蒲湘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
人中景各隨他楊學士斃殺範將軍如此究竟何如
坡云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大悟
即削髮為尼

靈隱寺俗明了然也妓李秀奴性來日久衣鉢滿堂
秀奴絕之俗迷戀不已一夕乘醉而性秀奴不細了
然也繫之繫事至即時子瞻治即送獄院推勘於俗
曾兄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園免教今世苦相思子
瞻兄招結氣筆判踏前行詞云這箇禿奴修行成慾
雲山頂上持戒一從迷然玉樓人熟衣百結暉年奈

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々色々今何在
習間刺道若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
判訖押赴市曹受刑

蘇長公既補外見事不便頗托事以諷御史舒亶言
軾作為歌行譏切時事陛下費錢以業貧民則曰秋
葵裹飯去勿以過昭青錢轉空贏得以童語音好
一水強半在城中陛下與水利則曰吳兒生長狎水
關胃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惡魚教以鹵豔
桑曰陛下謹鹽禁則曰老翁七十自腰鉤慙愧春山
笋蕨甜豈是閑韶解忘味迺來三月食無鹽乃自湖
州建繫臺獄詔李定等鞠之王珪收取軾詠桎詩云

和到九泉無曲受世間惟有聳龍知陛下龍飛九五
而欲求之地下此不臣而何哉曰王安石有詩天
不蒼生坐霖雨不知龍在此中蟠我之謂聳正此龍
耳韜者笑而語寒蓋安石猶當國也

东坡既繫臺獄時嘗言殺之於獄中作詩寄子由曰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
債十口無兩更累人是空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
傷神此居世之為兄弟更張來生未了因柏玄霜氣
夜夢之風動琅璫月白低夢遠雪山心似鹿魂飛湯
火命如鷄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

神遊知何處相鄉知在浙江西神宗見而憫之遂得
出謫黃州固練副使出獄次前韻曰百日啟期未及
春殘生事最關身出門便旋風吹面走馬蹴翻鵲
啁人却對酒杯渾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此快何必
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群
名不厭低塞上縱功他日馬城中不關少年鷄休官
彭澤貪名酒陸几維廢病有妻堪笑睢陽老從事為
余投檄白江西

坡繫獄，具奏上是夕昏鼓畢坡方就寢忽見二人
批闥而入投篋于地即歛枕卧至四鼓坡眠中覺有

撼然而連語云。學士賀喜。若坡徐轉。及問之。即曰。安
心。輒睡。乃挈蓮而出。蓋舒亶之徒。力詆上前。必欲置
之死地。而裕陵初年。以罪之無密傳。小黃門至。獄視
其起居。狀這坡酣寤。鼻息如雷。即馳以聞。祿陵顧謂
左右曰。朕知蘇軾腦中事。若即有黃州之命。坡在
黃州都下。忽盛傳坡病沒。祿陵以問蒲宗孟。孟曰。前
間以有此語。祿陵將進食。因歎息。再三曰。才難遂。輟
飯而起。

東坡在黃州。遊赤壁。懷古賦。大江東去。詞曰。大江東
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

郎赤墜亂名穿空驚清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
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
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烟滅故國神遊多
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坡一
日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耆卿優曰學士那
得比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相公詞須用文二將軍
銅琵琶鐵倬板唱相公大江东去詞柳學士却著十
七八女郎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坡者之持耆優人之
云須具棗彈

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主

人此名為何主人對以忘名坡又問為甚酥坐客皆
曰是以為名矣又潘長官以东坡不能飲每為設
醴坡笑曰必錯煮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诗求之
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惟繫一葫蘆已傾潘子錯
煮水更覓君家為甚酥李端叔嘗曰街談巷語亦可
入詩但要人鎔化耳

东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峰俯瞰眾壑酣留舞
起于江上客有郭元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留舞有新
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李委問坡生日作一曲曰鶴
南飛以卽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嘹

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酣。謝安袖中佳紙。低
一幅曰。吾乞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曰。從之。曰。
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時到北時。下界何人也。吹
笛可憫時。復把龜茲。

東坡諸居齋。安時以文筆游戲。三昧樂籍中。李直若
色藝不下他妓。因燕席中。生得詩直。以語訥
不能請。及坡將移。臨汝於戲。飲受直奉觴。再拜取頰
巾。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直磨硯。墨濃取筆大書。東坡
七歲黃州。住何事。及李直。即擲筆袖手。與客談
坐客相謂。語以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微。具宜以

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跡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
海棠雖好不留詩一應繫節盡歡而散

熙寧丙辰中秋東坡歡飲達旦大酺作水調歌頭兼
懷子由其詞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
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而去唯恐瓊樓玉宇高
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
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
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
婵娟元豐間都下傳唱此詞神宗問內侍讀至瓊樓
玉宇之句曰蘇軾終是愛君乃命量移汝州

東坡在黃州日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
海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及徇汝海過金陵見王荆
公論詩及此云道家以兩肩為玉樓目為銀海是使
此否坡笑退謂景致道曰惟荆公知此出處

在黃州居眩臯亭營東坡雪堂自黃城南至雪堂
四百三十步賜孔毅父詩曰去年東坡拾瓦砾今年
刈草蓋雪堂以大雪中為堂因繪雪於四壁坡名又
自書東坡雪堂扁之

蘇公謫居黃州自稱東坡居士蓋專慕白樂天而然
白公有東坡種二花詩云持錢買花柳城東坡上栽

又云东坡白春暮草木令何如又有东坡诗云朝
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此东坡诗又
有东坡所花梅诗云何更殷勤重回首东坡惠州
新成皆為惠州刺史時所作也公在黃正與白州忠
相似公詩贈李道士云他時安指集賢人知是东坡
老居士贈程傑云我似乐天君記取筆顛夢遍洛陽
春入侍迎英云正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
玄杭云出更休備似乐天敢將簞屨較前賢又云淵
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
东坡在雪堂一日讀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即再

三宮歎至夜分不寐有二老共皆使人給事左右坐
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探西膏曰知他有甚好受夜久
寒甚不肯眠連作寢苦聲一人曰也有兩句好其人
大怒曰尔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
敢言而敢怒非黨卧而閑之明日以告坡大吳曰這
涼子也有鑒識

元祐初东坡復除翰林學士充餽使使素閑其
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云光日月星三能
属老以請于坡之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此所
以全大國之體曰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蓋先以此

復之介方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
使睢眦云起韓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兩胡兄弟拜
卿為外臣此因仁祖之廟諱也使出不意大駭服
出如館中有蘓子瞻老人行題于壁間該亦書肆之
刻子瞻數十篇謂之大蘇集元祐四年子由奉使契
丹寄子瞻詩曰誰將公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大蘇
莫把文章動蠻貊五妓淡笑卧江湖子瞻次韻曰璫
璫年來六甚都時時鵠舌問三蘇那知老病暉年用
云問君王乞鏡湖
元祐四年東坡累章請即遂出守杭別及路公云曰

顧君至杭少作詩臨別上馬公又笑曰公還興也頃
有箋云時吳受厚取蔡安州詩作注以上安州遂遭
禍改云公既出子由代為學士公至杭謝表有江山
改國不正如功父老述民興臣相問之句蓋云杭十
六年矣

東坡再任錢塘日夢神宗召入禁宮女環侍一紅衣
女披紅靴一雙命賦銘之其中一聯云寒女之絲銖
積寸累出武所及雲蒸霞起既畢進而上極款其敏
使宮女送出睇視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曰百疊依
水縐六銖緇雲輕植立寒風廣殿微聞環珮搖

群

李欣字粹老不知何許人少舉進士當得官棄去烏
巾布裘為道人偏歷湖湘間梁吳中山水遂隱於臨
安大條洞往來苕溪之上遇名人勝士必與周旋素
善丹青而間作小詩东坡倅錢塘日粹老以幅緞作
春山橫軸而書一詩其後付樵夫令俟坡出投之坡
展視詩画盖已奇之矣及問樵夫曰我貧薪出市此
經公門有一道人與我百錢令我至此坡蓋驚異即
散問西湖名僧輩云是粹老人之會于湖山谷居坡
因和其詩云詩句對君難出也雲泉勸我早抽身

西湖多詩僧。熙寧間有清順字怡然坡一日游西湖
值舍望間見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
自有期桃花亂飛塢問誰所作或以順詩即日求得
之詳名頗起蓋順居湖山勝處約介不與交人言大
坡不入城市士大夫有以米粟饋者受不過數斗盡
貯几上日取二三合啖之蔬茹之供恒缺乏也

東坡既召還復除翰林學士數月以弟姻請郡復以
舊戍知潁州七年正月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
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悽慘春
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

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真詩家語耳遂召趙飲
东坡守杭寺額皆有西湖故額以附表云八茶兩禁
每點小底之柴出典二州輒作西湖之長其初得額
有額人在坐云內翰只消遊湖中便可以了即事秦
少時此詩云十里薰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云
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云云後語惠州有豐
湖亦名西湖淳熙中楊誠齋使廣過望湖賦詩云三
受西湖一色秋錢塘山額及羅浮东坡元是西湖長
不到羅浮便得休

慶曆中歐公謫守除州瑯琊山谷山川奇麗鳴泉飛

瀑聲環珮從智僊為亭其上公刻石為記以遺州
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聞而往時以琴寫其聲
為酥翁吟蓋宮聲三疊後公何嗣遵援琴作之公
歌以遺遵並為酥翁引以叙其事然詞不注聲為知
琴者可惜後三十餘年公薨遵亡設有臺山道人崔
閑遵客也妙於琴理常以此曲為詞乃譜其聲請於
東坡居士以補其缺然後聲詞皆備遂為槩中妙絕
其詞云琅然清圓誰彈白空山無云惟有酥翁知其
天月明風露始之人未賤荷渠過山前曰有心哉此
賢酥翁嘯咏聲如流泉酥翁去後山空有胡吟夜然

山有時而童顛水有時而回淵翁年歲今為飛
仙此意在人間誠聽微外兩三絃方補詞闕為絃其
詳居士倚為詞頃刻而就焉所点竄遵之子為比丘
號本覺真禪師居士書以興之云二水同去有不相
八二琴同去有不相應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
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

东坡謫惠州日與村校書為酒年已七十其妾生子
為具邀公欣然酒酣乞詩公問妾幾何年曰三十
乃戮贈一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頑尊已及古猶
年一時大哽

在黃州及嶺表每朝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訪客
所與遊者以不立擇談諧放蕩不改為吟睡有不能
談者強之使說鬼或謂之有則使妄言之於是閑者
言不絕口皆立觀而去

唐人以白太傅為廣大教化主蘇端明自云上可以
陪玉皇上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小兒然蘇稍露鋒
鏑不若太傅忘我忘物李卓吾曰坡公是緩至人太
傅是急不得緩至人坡是至人之夏白是樂人之樂
东坡居惠州守月餽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有詩
曰不謂青州六從事髡成烏有一先生

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柳集謂之南遷二友

林希作丞相詔公於子由有一縣云父子以文章

世逢明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龜董公孫

之對及紹聖中行子由諫詞云父子兄弟挾機權變

詐驚愚惑衆子由諫之泣曰其兄弟固言且云先入

何罪然而命者以西諫詔令於子瞻一詞尤不草

曠見之曰林希亦能作文章即其詞有云敢請朕過

失此何不容乃代予言詆訐聖考垂父子之恩害

君臣之義

坡公在餞閣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公夏其及禍

貽書戒之曰天下論君之久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
醫疾因所指名者矣雖言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終
况其有郤公得書益然

脩水江山間有小溪里人題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
高安監沁而子瞻來訪曾經其渡云當時小人媒孽
摧挫死地至于所經過而溪翁野叟反藉之以為光
嗟呼人心之公不可泯如此豈所謂石壓筍斜出者
耶

坡在惠州盡和渊明詩魯直在黔閬之作偈曰子瞻
謫海南時寧云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渊明詩彭澤

千載入東坡百世士出交雖不同氣味乃相似
坡在惠州其家以地遠無人致書為夏有道人卓契
順者慨然歎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請書以行
佛印仍致書云云

哲宗問左右蘇軾觀朝章者何欲對曰道衣南行時
帶一軸彌陀曰此軾生西方公案也

坡自惠州僦僦秦七丈少遊自柳陽移海原渡海相
遇二公共語恐下石者更起後命少游因出自作挽
詞呈公公按其背曰其常優游未盡其理今汝何之
其公自為誌又付從者不使過子知也遂相與嘯咏

而別初少游謁公彭門和詩有更約後期爲汗漫蓋
識於此矣

山谷曰东坡所作小美子詞意高妙非喫烟火食人
語此坡在惠州白鶴觀作惠有溫都監女年十六不
肯嫁人聞坡至甚立每夜聞坡輒誦則徘徊坡後而
物色之曰吾當呼王郎與子爲姻未幾坡過海女遂
卒葬于沙羅側坡回惠爲賦借鳴以爲喻拈盡寒
枝不肯棲謂少游偶不嫁我莫如汝冷蓋指葬所
山谷作先生贊曰子瞻堂上出於義眉司馬班揚金
馬石渠閣士如牆上前論事釋之馮唐言語以爲堦

而投諸雲夢之荒東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並罵皆
成文章解羈而功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於初而
名之曰元祐之黨放之珠厓俛耳方其坐馬石渠也
不自知其東坡赤壁也不自棄其紫微玉堂也及其
紫微玉堂也不自知其珠厓俛耳也九州四海知有
東坡東坡功矣民笑且歌一丘一壑則享如此道人
何

蘇子瞻自出邦常受高於宋去邦宗晏駕哭於宋南
至揚州常人為之買田子瞻作詩有閑好語之句云
者晏謂閑諱之直乞加深遣亦詩刻石有時日朝廷

知言者之妄還立

紹聖丁丑自惠訪瓊遂寄家惠州獨與幼子過渡海
子由亦訪雷州相遇于藤同行至雷相別而去寄詩
云莫嫌瓊雷隔雲海聖恩猶以還相望

初僦官屋以衣風雨有司猶謂不可乃買地尋寧昌化士
人畜士運甕以助之為屋三間有桺庵銘云东坡居士
謫居俟耳之地可居偃息枕桺庵中摘葉以記其文
在俟食芋飲水作書傳以推明上古之後學在昌化
嘗負大瓢行歌田間所歌者皆峭適也醴幼年七十
內論若日富貴何異一場春夢里人因呼此媪為春

夢窓坡公詩有投梭每困東海女換扇惟逢春夢窓
東坡自畫再謫昌化寓城南天慶觀初坡與子由相
別渡海既登舟笑謂曰豈所謂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者耶元符初量移廬州小渡賦詩曰參橫斗轉三
更苦雨終風也絳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空
澄清空餘曾叟乘桴意粗義軒轅奏樂群九孔南荒
吾不恨孤遊奇絕冠樂生入貳其量

東坡頻在謫居嘗作浼詩曰人家養子愛聰明我
為聰明誤一生但願生兒愚與魯無災無害到公卿
春法錄云坡與山谷同見清老清語坡前身為五祖

戒和尚改巖詩云父老羊角中有綠苔現掌
友方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子由語高
安曰雲安夢同由及聰近五祖戒既覺而聰亦至子
由曰方興洞山說夢子今亦來同說夢聰曰夜來夢
吾三人近戒和尚子由曰世間果有同夢者久之坡
書至曰已至在初日夕相見三人喜出城迎坡之曰
先妣方孕時嘗夢一僧來託胎及臨臬州雲安遣書
至坡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也後監玉局觀作
偈答南華老曰惡業相纏四十年常川八搭十三祥
却着衲衣向玉局不知身是五通仙

坡有送戴崇赴成都玉局觀云莫歎老病未功身玉
局他日第成人又有過嶺一篇云鈿南西望七千里
乘興真為玉局遊後卒於提舉

坡在後自書云吾如至南海環視天水之際悽然傷
之曰何時得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
州在大瀛海中之國在小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渡
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浮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
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我不復與子相見豈
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為
酒少醉以答書此

余少飲輒卧臥則鼻息如雷旁舍為厭而不知也一日臥卧有旦頭鬼神自海中來告余曰廣利王請端明余被褐屨舄黃冠而去而不知身甫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暴如觸石有頃豁然明白乃其所指水晶宮殿相照耀也其上則麗日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眩目不可仰視琥珀珊瑚不知多少閻王出余對以海上逐客重煩邀命王以蓋頃之南冥夫人亦遣王令出素蛟綃文餘與予題詩乃賦曰天地雖宏廊維海為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海伯相祝融為異號恍惚焉百怪三氣變冰光萬里風雲快靈旗搖海紅

赤虬噴滂湃家迫玉臺樓
飛光四照畧若得明月珠
可以償我債
竟進王諸仙咸稱獨王旁
一簪刻水族謂之鼈相公
進言蘇軾不遜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乃大怒余退而歎曰
到受被鼈相公無嫌

家心如萌芽忽與春風動
又隨落花飛去作江南夢
我家与梧桐安可久
爲鳳栖在桂林鳥哺不得共
無忘桂林葉系酒一以送
乃范陵先生梅聖俞詩先
君與梅遊時余與子由
亦甚以梅極稱之
家有老人泉梅作詩曰
泉上有老人陸見不可常
蘇子居其陶飲水樂未央
泉中若有魚與子同侶
保歲月不知老

家有雛鳳皇百鳥戲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為仲尼歎
出為盛時翔方今天子盛無匹彼衆傍梅溪令四十
年矣南遷過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而為送行
詩晦夫年六十六予尚少一歲鬚髮皆負因竊以異
相以於是執事大笑曰聖俞之所謂鳳者俗皆以是
哉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又窮於聖俞不
大笑乎

與參寥書曰某到貶所半歲凡百粗遺大畧極以靈
院天竺和尚退院後却住一箇小村說子知足鐺中
菴糙米飯喫須過一生也

茶

王荆公平日不喜坐此牀即行不鍾山每飯已必跨
驢一至山中或西庵或空林中道捨捨過野人家
而或未至山即還然亦必須出未嘗輟也作字說時
用意良苦嘗寘石蓮下以投葉上咀嚼以運其思迢
盡即嚙其指至冰食不覺蘊子不喜坐諒黃州貶嶺
外無日不遊山

坡在僊謂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次不為海人近日
頗覺有還中州氣像乃際硯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
言寫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既寫果讀之大
喜曰吾始知終美沒如日而益如之命至

坡參玉泉皓禪師、問尊友言姓坡曰姓孫、天下
長老輕重師偈曰且道這一偈重多少坡予以對於
是尊禮之後過金山坡題自己以客偈曰心似已灰
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事業黃州惠州瓊州
坡自南海內人有問者荅曰此乃余骨相所招少時
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難學士昭半個配軍頭異日受
章雖當知名然有過徒不測之禍今日當符其語
坡於常州扶旦寺僧堂新成題其壁上殆適後黨禍
作造蹟所在搜毀寺僧以厚低塗壁塗之以涼字賴
以全至紹興中詔求墨蹟時僧孔已久矣一老頭陀

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低字畫拖然高宗大喜老頭
陀遂蒙恩授僧牒

公自僊陽卜功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遊獨邵民
瞻來說學公亦喜其人時與策杖過長橋邵為坡買
一宅為脩五百坡傾囊盡償卜吉既將入夜與邵亦
月至邨落問婦人夫極哀坡醺之曰豈有大難割之
愛觸於心與邵推戶而入坡問妯何為妯曰吾有卷
相傳百年子不肖果以售人百金曰居一旦決計是
以泣也坡為慨然問其故云即五百潘所得者再三
慰持之曰妯故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還妯即

取卷券對姐焚之不索其直遂還毘陵不復買宅
東坡功場羨時亦難顛躓之餘絕祀已數年受梁吉
老十緡百緡之贖可見其有仲者李憲仲之子薦以
四喪未取見公之盡心以贈且贈詩云推衣助孝子
一既海陽早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章李點三喪
未葬公未見公之助之有不肖毛粟施行自丘山
積之句

冰華居士錢濟明嘗跋施純叟藏先生帖云建中靖
國元年先生以玉局遷白巖海四月自畫塗需十一
詩且約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既此遂為毘陵

之居六月自告避疾渡江再見于奔牛埭先生獨坐
榻上徐歎謂某曰萬里之遠乃以後事相托惟吾子
由自再賤及仍不復一見而決此痛難比餘所言者
久之復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書論語三書今並以
付子願勿以示人三十年後吾知者因取舊選本
開而先鐫匙某曰某後侍言方自此始何遲及是也
以迂寓孫氏館曰此造見之如移時恍然追記此事
間出嶺海詩又相示發一哭覓眉宇間秀爽之氣照
映生人七月十五日病增而終
東坡自黃州以上書乞居吾常居後謝表乃買田塲

美誓畢此生之語在禁林占相定夫詩韻并唱和肖
云至山下土如濡陽美溪頭米以珠賣劍買牛有
壯者殺鷄為黍子來無又云雪芽我為求陽美乳水
君應餉至山晚自倦耳也適崎嶇苦里卒於常之顧
塘橋小蓋出受窮達三十餘年未嘗一日忘吾常者
而郡無祠宇美渴之所歸人以為闕文也道間太守
晁子健始築祠於郡學之西塑東坡像於中而晁公
武侍郎為之記子健刻石為二碑一置之郡齋一置
之陽美洞壺觀云

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事於時桓溫使孫盛為之嘲

之其文不泯東坡嘗為補三盛嘲嘉云征而天府重
九令節駕三枕山宴凱歌哲臺歌雅奏緩帶輕怡均
為中鴈一笑繁榮極柝競秀榆柳獨眠驂綠交驚驚
蹇先蹶楚狂醉亂帽莫覓戎服因首枯顛茁髮惟
明將軍度量寬達容此下士顛倒冠裾宰夫揚解兒
觥承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嘉解嘲云吾聞君子蹈
常及索海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隨
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
復奚數休水莫繫浮雲結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
冠明月佩照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耐歌詩寧擇請

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毀

東坡宿曹溪讀傳燈錄燈花墮卷上燒一僧字以筆
記於牕曰曹溪冬寂莫燈下讀傳燈中覺燈花落茶
毘一箇僧

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留客飲必云有數箇搽粉塵
埃去出來祇應也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皆有
姿內有一善歌舞者名媚兒客賢雖麗而胆幹甚偉
尤豪所鍾愛今乞詩於公：用石曼卿松詩我為四
句云舞袖蹁躑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
天風雨寒枝顚然不悅

石塔長老遺侍者投牒解脫國長老云何性曰西
西湖田廬坡即將僚佐同至石塔擊鼓求衆袖中出
沐使龜旡答讀之曰大士何出世雖以金毛之祥
衆生乃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云作無相住而隨緣
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主主念西湖之久別云是
偶然爲東坡而少爲旡不可者一時瞞首重聽白提
渡口舡另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聲
以又爲我一時感慕其風

蜜雲龍茶最爲甘馨廖正一字明畧晚登藕門子瞻
大奇之時黃秦龜張辨蘇門四學士子瞻待之尊每

來必令侍妾朝雲取蜜雪龍茶一日又命取之友人
謂是四學士窺之乃明果也

陳傳道嘗於彭門壁間見書一聯云一鳩鳴午寂寂
燕語春愁後以語坡世謂之作然王坡笑曰此唐人
得吾句僕安能道此

坡嘗曰吾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吾之所到筆力
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

坡與王禹書云少在為學每一書以數次讀嘗如入
海百貨皆有人不能因收盡取但得其所言求古今
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餘念事近又

物之類又所一次求他皆放此為學成一面受教與
此類者不可同日語朱子嘗以語學者曰讀書當如是
坡作詩又公翊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
兩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云而為天下法遂拘將去
參寥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
者有不可以入詩者惟東坡不擇入否便用如街談
巷說一經此老手点尾磔為黃金自有妙處參寥曰
東坡牙頰間別有一副煙韞他人豈可學耶李卓吾
曰嘴頭禪亦有快人

坡詩如武庫初開牙戟森然一一求之不盡劉鈍然

天才宏放真與日月爭光凡古人所不到交發明殆
五萬斛泉源未爲過也然頗恨方朔極諫時諫滑稽
坡嘗教人作詩云熟讀毛詩國風與雅頌曲折盡在
是矣

皎然師貽吳興居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只云道
在他方如還入落者坐長安長安在東坐西笑坡代
答曰寒時便懼熱時風飢困那知食藥切莫怪禪師
向西笑禪師身在長安東

東坡羹頌曰甘苦魯叟極受回鹹酸未必是鹽梅阿

師此箇天真味。根上來麼。塵底來。

蓮硯銘曰。以此進道。常以渴。以此求進。常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教常思生。

坡夜夢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合席而坐。子雲曰。長卿久矣。求公作畫。贊予者。以罪戾之餘。久廢筆研。子雲忌祚不獲已。為之贊曰。長卿有吾慕蘭之勇。云還攻鄉閭里。是隣景星鳳皇。以見為寤。煌々三賦可。使趙重既成。子雲戮予曰。三賦足以重趙。則予之太。玄足以重趙。予為之一笑而散。

荅王幼安。亟曰。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陶陶百罹。何所。

不有頃者晦外渡予蓋將終焉侶然生還置之勿收
道也方將求由間舍為三百指之守杜門面壁觀下
十年之非

谷毛維瞻書曰歲行盡矣風雨凄然臥窓竹屋燈火
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此獨享為記

記承天寺夜遊曰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
與眠月色入戶欣然起坐念吾與為樂者因之承天
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寤相與步於中庭中如積
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更
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

參寥泉銘序曰予謫居黃參寥子不遠千里從余
於东坡為暮年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
有寒食清明却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之句語甚美
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余出俸錢贖參寥子在焉
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予以寒食
去郡實來先川舍下西有泉出石門是月又鑿石得
泉加佐參寥子擬數茶鑽火煮泉而論之笑曰是見
於夢者九年未公為靈也久矣士人皆慨然太息有
知命吾求之吾乃名之參寥泉為之銘曰在天雨露
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涵相所增偉哉參寥彈指八極

退守斯泉一遇三益予晚聞道夢初是身真即是夢
，即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冥契此神
坡云吾父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行於所當以受
心於不得心

坡曰吾輩而云心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云心而意
不盡尤為極致

坡在僂耳嘗誨人以作父之法曰僂耳雖有百歲之
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說得也必有一
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父亦
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傳子史中不可說得必得一物

以攝之然後有已用所謂一物者蓋是也不得錢不
可以取物不得吾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

浩初盛於上朝其原發自舜命九友唐惟常楊元白
顧後王介甫最為得體而子瞻尤號稱出多訓飭戒
勵之言有訓誥之風所謂一箇一寸三頭中人，可
戴者也後供父故選在禁林一夕忤上封畢扞腹於
庭中一老吏竊語云當時蘇學士亦不過如此父敏
喜問由及侍蘇學士乎曰某大父嘗為吏童時從入
故見之父敏問蘇何如我對曰蘇公速實不過公但
不檢書耳父叔大慙

子瞻李伯時為柳仲遠作松石畫仲遠取子美松根
胡公想辭莫危有皓首空住著偏袒乃有露雞肺葉
裏松子從前落收求伯時畫此如句為想辭畫子由
題云東坡自作及石另取七松待伯時只有兩人
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詩因次其韻曰東坡雖是明
州派竹石風流為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此題作
輞川詩又與可嘗云老丈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
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念魯直少一句
魯直跋云子瞻不當目伯時為前身畫師亦似人不
領便是詩亦伯時一丘一壑不減古人誰當作此癡

許子瞻此語真相知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詩韓馬侍云二馬並驅攢八蹄
二馬宛頸駿尾齊一馬任前獲氣收一馬却迴鳴
嘶老髯奚友驕且顧前自作馬通馬語後有不足歛
且行味亦赴吻亦有舞前者既倚出林鶴後者言時
鶴悅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
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
此畫誰當看又云少陵論墨無形畫韓論丹青不語
詩此畫此詩真已矣人間騷騷漫爭馳余以為論詩
畫於此盡矣又云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

却類莊子

右軍字季康夫人其後遂如天下所謂風斯在下也
東坡字子瞻魯公其後遂自名宗所謂青出於藍
也公子孫黨跋公書曰吾先君子豈以自名哉特以
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涵之以水故不見其
刻畫娟姪之態而端冕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長
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似子不
知晏謂字徐浩陋矣
常州寄朱行中詩有云至今不貴寶凜然如塵粟蓋
絕筆也

遂謁永華天於烟雨常保誦入祭坡父至豫鄒陽於
十三世天豈保然繼益軻於五百年吾每聞也永華
笑曰此老夫以為因請降鄒陽事永華云元祐初劉
貢父夢至一方府案間父軸甚多保取一軸展視云
在宋為蘇軾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為鄒陽蓋
如黃帝時為火師周時為柱下吏二一老聃也

東坡沒李方疎誅之曰道大不容才高為累皇天后
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召大小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宣和間申禁東坡父字甚嚴有士人竊携坡集出城
為闍者所獲訊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父星落

天地位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漫超生仲達功名擬
忌孔姚崇人間便覺三清氣海內何名識古風平日
羊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系尹義其人且畏累
已因陰縱之

徽宗寶錄宮庶醮其主醮道疏相奏以地久之方起
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之久乃畢始能達其奏
故也上歎訝之問曰奎宿何神為之所奏何事對曰
所奏不可得知然為此相者乃本朝臣蘇軾也上大
驚不惟弛其禁且乞散其文詞墨詒一時士大夫漫
風而靡

王胡雲錢墮名妓也子瞻絕愛幸之納為常侍及貶
惠州眾妓却教玄孫胡雲依之顧子瞻甚愔之作
詩曰不學楊枝亦乐天且同通德伴伶玄可奴猶秀
應同老天如維摩拈綯祿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裙歌
板旧因緣丹成隨我丹山去不作巫山雲雨仙蓋紹
聖元年十一月也三年七月胡雲卒葬於西禪寺松
林中直大聖塔如前詩曰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
烏與我玄駐景如年十歲藥照行惟有小乘祿為心
一念僕前債彈指三拜了後緣仍卧竹根与遠近
你勤禮塔中仙又作詠梅西江月以索意云玉骨那

然瘳霧冰肥自有仙風海仙時過採芳叢偷搗綠毛
么鳳素面翻烟粉浣洗粧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
空不與梨花同夢兆以道初見此詞便知道此老須
過海只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

东坡一日退朝食罷扪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
道是中何物一奴逐曰都是食齋坡不以為然又一
奴曰汝腹都是機械坡亦未以為然至朝雲乃曰學
士一肚皮不八時且坡捧腹大笑

东坡帖云王十二秀才述拍板一串吾余有歌入不
知其旨然亦有用陪陪大士唱剛金鐘耳字畫奇送

如氣飛動曾直以小楷書其下此拍板以述胡雲使
歌云滿庭芳亦不亦也然雲今為惠州士矣惠州志
有胡雲墓守者首傳家至今清明奠饌如祀先祖

胡雲墓銘曰東坡先生侍妾曰胡雲字子霞姓王氏
錢塘人敏而好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矣忠敬如一
紹聖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
葬之豐明之上栖禪寺之東南生子遜未幾夭蓋常
從比丘尼義仲於佛經六粗義大慈且孔誦金剛經
四句偈以絕銘曰浮屠是睦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
佛之歸

蘇遂伯達東坡長子作文中已有父風坡壘與蘇句
云傳家詩筆古已自過宗武然少年作詩有葉隨水
水知何處中常寒鴉過別村先生見之笑曰此村長
友詩耳後坡貶惠州伯達來湖上安化令以便饋養
卒于官

蘇過味黨東坡幼子也善為文士大夫以小坡目之
魚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味皆奇絕東坡羹一
詩云香似龍泉仍醲白味如牛乳更全清真將北海
金鱸鮓輕比東坡玉糝羹

坡小坡將至廣州用過韻寄遂返二姪曰皇天遺出

家臨老乃學道。以為兒子破戒。為一笑。披雲見天。
眼回首。步海際。嚮唱與黎歌。餘音於香。大悅。牧衆。
得四歲。守孤嶠。次子病。學醫。三折乃粗曉。小兒耕且。
春得暇。為書繞我。以困。詩酒玄道。金芒渺紛。何時。
定所至。皆可老。莫學柳儀曹。詩書教眠獠。以莫事登。

陳穀山有何好。安在與我遊。閉戶淨洒掃。

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東坡。
嘗戲之曰。蓮花未離香閣下。梅粧先露畫屏前。妹即。
應聲云。乞扣齒牙。乞覓交。忽聞毛裏有聲。傳以坡多。
髯。戲吞之。時年十歲耳。聞者莫不絕倒。

老泉一日家集舉香冷二字一聯為令首倡云水白
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裡過來香東坡云拂石坐來衣
帶冷踏花騎去馬蹄香韻演云
花彈遍指頭香小妹云叫月杜鵑啼古冷指花蝴蝶
夢魂香

蘇轍

字子由小字同父已卯生東坡號曰卯君與東
坡同登進士科時年十九授高州推官神宗朝
坐兄詩案謫監錫州酒稅元祐五年為右司諫
遷中書舍人代兄為翰林學士權吏部尚書使

契丹靖國二年封為進門下侍郎哲宗朝落
成知汝州再責知袁州分司南京錫州居住又
責化州召駕雷州安且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
改太中大夫致仕尋室於汝號穎頊遣老目作
傳葉海言不收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
十年卒年七十四諡忠文宣

宋朝錢糾在八月中黃門忽感寒疾自料不能及韓
忠肅知而奏曰今歲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詳
聖問轍保病如此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須展限以
待之上許之黃門病魏公又教使問病既痊方引試

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該科並在九月相國呂頌
仲不知其故因問國朝制科何以至此末東坡乃為
呂言之呂曰忠純之賢至此哉

仁宗春秋高輟夏倦勤因策極言得失而於禁庭之事
尤切老臣切宿以為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
而以直言去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仁
宗初讀執轍策退而喜曰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
有山人策谷學古兵法遊西邊與河州將韓存寶善
存寶坐罪死谷逃江淮間乞教乃出執轍詣嶺海谷
泣出姓訪轍又陞海南訪轍至新州病死轍聞哭之

失群曰答於朋友之義無愧高恭而恬不遇襄子前
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也

东坡曰子由之文實勝於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
如其為人而不顧人知之其又如其為人故往往誤
謂有一唱三歎之群而其為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
樓賦乃猶自振厲其言以警衆慢者而卒者便謂
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又曰子由作栖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
森草木膠葛僕當為書之刻石堂上且言與臺山結
緣他日入山不為生客也

子由作笈幼安畫贊曰余自龍川以爲居穎已十有
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將求古人而晤之友蓋於
三國得一焉曰笈幼安舊史云幼安雖老不寐若白
帽布裙袴布裙宅後數十步有凉水夏暑執策杖臨
水盥手足行園圃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衣薦饌
跪扣成禮今無火畫工以烹粿鬻畫之者李公麟善
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此
爲之贊曰幼安立賢無以過人余拙何以稱賢之其
明於知時審於受己以能自全幼安之老均自海東
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雲而風四時承嘗

饋奠必躬，八十有四，睨睨而終。少壯，豫人，孝如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蘇黃門宅，在下社，門不通賓客，深居宅南叢竹中，搗小亭有蜀人遠來，彌旬不得通，閤人使候之，下旬日一出，蜀人趨謁黃門，驚近，慰勞甚，觀曰：「此待于此，飄然而入，竟不復出門。」坡問之曰：「子由直乞踰垣閉門矣。」

文宣使契丹餽食，能誦其茯苓賦。

茅鹿門曰：「文宣之文，其鋒削之思，不如父雄傑之氣，不如兄然而冲和，後伯道送疎客大者，常云：『小者子。』」

餘云：雲之乞帆截海，澄波不揚，而所島之勢錯雲霧，
之蔽虧日星之閃爍，忽龍之出沒，並席之掌上而倬
約不窮者，已西涼以來別調也。

黃庭堅

字魯直，分寧人。游瀟然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暇。
目號山谷老人。天下因號山谷，以配東坡。過涪，
又號涪翁。又謫黔州，字開元寺，有摩围泉。因
號摩围道人。第進士，歷知太和，哲宗召為秘書
郎。神宗實錄檢討官，起居舍人，除秘書省國史
編修。友紹聖間，出知宣鄂。章蔡論實錄，多誣責。

問條對不承貶語州別駕安置黔州即日上道
投床大斲人以是賢之徽宗起監鄩州稅厯知
舒州丐郡得太平州旋罷嘗以趙挺之及相族
除名編管宜州卒年六十一

山谷五歲已誦五經問其師曰人云六經何所讀其
五師曰春秋不足讀山谷曰既曰經矣何得不讀十
日成誦無一字或述其父序喜其驚悟言今習神童
科私山谷竊聞之乃笑曰是甚哉受序尤愛重之八
歲賦牧童詩云指牛遠過前村短笛橫吹隔隴
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閑用盡不如君

山谷八歲時有鄉人赴南宮謁其父序率同舍錢飲
皆作詩送行夷今山谷亦賦詩頃刻而就有云君到
玉皇香案前
問舊時黃庭堅謫下人間今以東
治平丙子山谷赴鄉舉詩題出野寺遺賢廬懷李詢
讀先生詩中謂水空歲月傳叢林鎖烟壑節旆雲云
此人不惟文理冠場異日當以詩名擅四海遂膺首
選

山谷尉葉縣日作秋塞詩有似學近知回首嘆病
身全覺折腰難
半山老人見之歎以為清才北奔走
故吏也遂除北京教授

太史嘗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理義不交於胸中
便覺面目可憎語多無味

山谷有詠茶一曲名既而云歌倚檀板舞停鸞宮
功飲興攔歎烟噴玉壺乾香分小鳳團 雲浪淺
露珠圓採甌春笋寒絳紗籠下躍金鞍功時人倚欄
韓文公遺興詩勸送一生惟有酒又贈鄒兵曹詩云
破除萬事無過酒山谷云其一字作勸酒詞曰新
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遠山橫黛蘸秋波不飲
傍人笑我 花床等閒瘦弱春愁沒處遮攔盡行到
水邊爲我道月斜人散

山谷有瘕事畜琴而不雨虫風八焉山谷嘲之曰
龍池生聖風而未有對其兄大脰兄溺器畜生魚
之其事也大呼曰可對虎子畜生魚

洛翁嘗和东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為苦荀肉明日春
社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出矣曰吾固不愛收友魯直
遂之以苦荀肉差致仕聞者絕倒

梁太祖受禪姚垺為翰林學士上問及裴迺祿行止
曰頗知其人久思甚健垺曰白在翰林號為下水船
太祖曰卿便是上水船議者以垺為意雖頭上水船
魯直詩曰花氣熏人衣破禪心情其實過中丞春耳

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

山谷嘲一俗老入云：濁氣擲不破，清風恰射回。在坡笑曰：俗濁之態，無以復加矣。

黃魯直劉筆老同在館中，每庖人請食，次黃頗沾珍味。劉以人性樸厚，常云：某日喫蒸餅，鄉音頗噴。一日聚飲，行令以三字離合成字。一人云：戊丁成，四盛年。云：王白珣，石碧年。云：里予野士墅，黃云：禾如委鬼魏。劉未答，黃遽云：僕自五代以來，力勅正顰，其辭大似蒸餅之語。坐客皆笑。劉不乐，夷以為趙挺之輩。趙又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

贈之山谷曰想真是蘿蔔與瓜蓋亦趙啣之切骨其
後擠批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

王稚川調友系師母老舅鼎州久不為侍嘗閱老人
歌彛有詩云畫堂玉珮紫雲香不及桃源款乃
歌山谷和韻諷之曰魚母每占烏鵲喜成人應賦
虞夏歌史應之嘗授鉞於人為童子師山谷為謔
之云歲晚六無鵲可割炮蛙煎鱸薦松磬蓋古詩有
云來朝為送先生飯一夜沿溪捉鱸魚山谷用以
為戲

清老謂山谷前自一小子我不能諼後日至陪陵為

有告者山谷既坐黨人逐洛陽一女子曰某前身誦
法華經志願後身作男子得大智慧為時名人今
學士吾後身學士亦來而至腋氣綠某墓被朽
蟻穴兩腋故有此苦此後山即吾墓學士能忍而
除其蟻則腋氣平矣既覺而訪如言修掩而腋氣
遂除

黨禍既起山谷不黔有以屏苗造之者信双蝶翻舞
胃於蝶絲而啄蟻幢之其間題六言於上曰胡蝶效
飛得吾保然畢命網羅居蟻爭收墜翼策勦功去南
柯崇穿洞又遷於直苗保為人携入京鬻於相國寺

肆蔡宮得之以示元長，大恐將指為然，坐重其貶，
乞以計奏，值免。

山谷在宜州，其年乙酉，即崇寧四年也。重九日登郡
城樓，醺邊人相語，今歲當慶戰，取封侯，因作小詞，云
諸將說封侯，短笛長吹獨倚樓。萬事總成風雨去，休
，我馬臺南金鼓頭。催歸莫遲留，酒似今年勝去年。
花白老人頭上笑，羞人，不羞花。自羞倚欄，言歌，為
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

宋初詩承唐餘，至蘇梅歐，功復以大雅，坐各極其天
才，筆力必鍛鍊，勤苦而成也。庭堅出而乞，萃百家。

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裁之變自成一家雖隻字半
句不輕出為宋詩宗祖江西詩派皆師承之史稱自
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矣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
人而已此規模唐調者所能夢見也惟本領為祿學
不免蘇門習業是用為病耳

山谷贈東坡詩曰我詩如曹鄴淺陋不成邦公如大
國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風月留玉堂雲霧空句法提一
律堅城受我援枯松涵洞壑波濤石菴撞柔牛挽不
前公乃精力扛諸人方唾點渠此昆張確悍懷相義
察味下相老就小兒未可知古來作敦龐誠堪嬌巧

英買紅氍毹

和父潛贈無咎詩曰龜以靈坎焦雉以火坎醫市心
如日月光食之既後生玩華藻以歎終沒世安得
一絃置以道狎衆智 先皇元聖末極厭士茂閑只
今氣秀才天未喪叔父晁張班馬首崔蔡不足云當
今橫彘陳一戰靜我氣 荆公以藝學為端不朽
諸生用其短頗以鑿戶牖譬如學操心初不悟已醜
金石俱焚公為區所不

自荆州上峽入黔備嘗山川險阻因作竹枝二疊
與巴娘歌之詞曰櫟崖拄谷腹蛇蛇入署攀天猿掉

頭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娘是皇姑浮雲一百
八盤紫落日四十九度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
眾皆弟兄既作詞夜宿歌羅林夢李白相見於山間
曰予性謫夜郎於此聞杜鵑作竹枝三疊世情已不
予細憶幸有謫三誦乃得之一群坐帝花片飛葉里
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解彈琵琶道不如功
竹竿坡面蛇涎退磨圍山脈胡孫愁杜鵑無血可擲
淚何日金鷄赦九州命輕人醉寵頭如日瘦鬼門
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望無梯聞杜鵑
床起荆江亭即事十首曰翰墨坊中老大波菩提坊

裡病維摩近人積水無鷗鷺時有水中浮鼻過
維摩老子五十七天子大聖初元年傳聞有無用函側
病苦不能朝日邊禁中夜半定天下仁風義筆微
脩門十分整頓乾坤了改辟內來道更導成王小
心似文武周召何妨累不同不須要出我門下實用
人村即至公司馬丞相肯登庸招用元老超羣公
楊綰當朝天下直新碑零落秋風死者已死黃
霧中三事不取而蘇公豈謂高才難駕御出為萬里
白頭翁父章諱杜無遺此草詔陸贄頌諸公玉堂
端委真學士頃得儂州禿髻翁閉門黃句疎無已

對客揮毫秦少遊正字不知溫飽味西風吹淚古藤
如張子醜酒語塞吃閑道穎州又陳州形模強勒
一布袋文字江河葉古休魯中狂士邢尚書本意
扶日上天衢惇夫象在鑄此老不令平地生崎嶇
上南陵坡詩曰風餐水宿六子里蛇迢嶢然百口盤
上得坡來招歡盡磨圍依約見客面
次王稚川韻曰身如病鶴翅翎短心似龍絲頭緒多
此曲朱門歌不得湖南湖北竹枝歌
六月盡窮詩曰紅塵席帽烏靴裏想見滄州白鳥渡
馬齒枯翼宣以枕夢成風雨浪翻江

荅柳通叟求田間舍詩曰少日心期轉傑然
如且障羞但令有幼如原子安用生兒以仲謀橫
中子功晚經捲簾小茅熟西畦功名可致從回首
何取功名不可求

登快閣詩曰癡兒了却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
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紱已爲
佳人絕青眼聊因美酒橫策里陶如吳且留此心
吾與白鷗盟
變甚詩曰招無公事公休時席上談兵校西
碁心似蛛絲遊碧落心如綢甲化枯枝湘東一
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誰爲吾說極愛日
冬橫月落不知知

秦觀

字少遊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豪雋慷慨溢於
文詞氣進士不中盛氣好奇讀兵家書見蘇軾
於徐為其樓賦軾以為有屈宋才介其詩於王
安石亦謂清新如鮑參扶勉以愈氣為親卷如
登第雖仕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薦於朝廷除秘
書正字遷國史院編脩官日有研墨光幣之賜
紹聖初坐黨籍出守杭州以增損實錄貶監文
州酒稅父耆承風旨伺過失言所得則以謁告
寫佛書為罪削秩編管橫州徙雷州徽宗放還

王藤州平甫觀字少章以坡學於杭州

秦少遊為黃市校勘銛得父為戶書皆居東第門少
遊春日有詩述得父云三年系國醫如絲又見和花
散敗枝日典春衣昨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得父以
米二石遺之

秦少遊自矜驕美語東坡曰君子多乎哉東坡應聲
曰小人樊頃也一塵絕倒

程公淵守長橋少時客焉飯之蓬萊洞一日席上有
不悅因賦滿庭芳詞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
斷譙門暗倚正棹觴共飲離樽多少蓬萊舊事空回

首烟靄斜陽外寒鴉數點水遠孤村 銷魂處
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漫贏得秦樓舊偉名存此古
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深啼痕恁情愛高城坐數燈火
已黃昏此詞極為東坡所稱取其首句呼為山林歌
雲居范元實祖禹之子少遊婚也學詩於山谷為人
凝重嘗在歌舞之席終日不言妓有問之曰公亦解
詞曲否答曰吾乃山林歌雲女婚也可見當時盛唱
此歌

小游在蔡州與營妓樓婉字東玉者甚密照水龍吟
詞曰小樓在苑橫雲下窺繡轡雕鞍驟踈為半捲單

衣初試清明時候破暖輕風弄晴雨
與春還有賣

花群過盡垂楊院落紅成陣飛鴛鴦
玉佩丁東

及收佳期參差難又名韁利鎖天還
知道和天也瘦

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地回首念多
情但有當時皓

月依舊起語及換頭隱又贈妓陶心
以南歌子詞云

玉漏迤邐盡銀燭淡々
橫夢回宿酒未全醒已被

鷓鴣催起怕天明
習上粧猶在襟間淚為盈水邊燈

火漸人行天外一鉤殘月帶三星
末句隱

秦少遊在黃州飲於海棠橋
南北多海棠有老書

歌海棠叢開少遊醉卧于此明日題
醉鄉春詞于柱

曰喚起一羣人，猶衾冷夢寒。霜曉瘴雨過海棠開，春
色又添多少。社釀成酸，笑半破癭瓢共白頭人覺。

顛倒急投床，醉鄉廣大人間小。

秦少遊謫處州日作千秋歲詞云：水邊沙外，城郭春
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疎酒盞，離別寬衣帶。人不
見，碧雲暮合空相對。憶曾西池會，鴛鴦同飛蓋。攜
手處，今誰在。日近清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落紅
萬點愁如海。後人建鶯花亭於郡治，蓋取此意。
少游嘗於夢中作好事近一詞云：山路雨添花，動
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更有黃鸝子，百處雲間化。

龍蛇夭矯掛晴碧酥臥古藤陰下青不知南北及北
兩追芳於藤州光華方酥起以玉盃吸泉祝水
而化

少遊有淮海集朱子謂渠詩合下得句便巧呂居仁
云少遊過嶺後詩叢重高古自成一派故當時於蘇
門並稱秦晁以秦勝則顯行而晁崛秦以韻勝
則迴琢而晁弘而其體極在伯仲而晁為雄大
矣

同子瞻子日遊該寺賦得深字曰太史抱孤韻暢懷
在登臨別乘軋鄒投佳石事出尋參差水石瘦宵寔

房櫺深清磬發疎箔香積素襟以登翠法坡環回
嶠欹奎堆霞貫城郭暝色帶孤禽涼飈動爽籟落雨
生微陰塵想淡清隲穿然洗芳斟揮策訂佳方援毫
示來今悔忘刻燭故續此金玉音

寧浦書事六首曰揮汗讀書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
豈更求榮達日長聊以銷夏魚鰕有如淮石溪山
宛類江南自是遷客多病比干此地烟嵐南土四
時炎熱然入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寄忘了眾
心洛邑太師奄附龍川僕射云已他日爲然獨在
不知誰以靈光身與杖藜爲二墨月和景成三骨

向未知消息人生到此何地 寒暑更替三十同內
臧且幸終從以玉闕生入何殊在葉留夷

口號曰美酒忘憂之物亦光過隙之駒不稱人心十
事常居八九得開口笑一月六言二三莫思身外事
窮且賒尊前見在功名富貴何異楚人之弓城郭人
民同取遠在之鶴討與香鈿盡觀美景良夜欲
秦長謡聊陳短韻平原居士今在鸚鵡空山誰系
杯猶有漁父拈提鼓為君醉後作輕雷
秦觀登第時尚未娶陳后山以詩嘲之云長缺向來
夜帳空衡陽回鴈耳偏聽為借典去風名長似珠

璣咏唾中

靖康中有女子為金虜所得自稱秦學士如道中題
詩云眼前雖有還鄉路馬上無忘我情讀者凜然
時有擬作秦女仍者

張耒

字又潛號柏山人號宛丘先生楚州淮陰人也
善屬文將學于蘇轍，愛之因得以執遊稱其
汪洋冲淡有一唱三歎之聲第進士登第至直
龍圖閣知開州坐蜀黨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
徽宗起為太常少卿知穎汝以坐黨籍為戚左穎

時聞蘇軾仆為氣衰行服遂貶房州別駕安卧
于黃後五日得移自便居陳時二蘇及黃晁諸
人相繼殄沒惟耒尚存士人就學者衆分日裁
酒有事之其名蓋甚卒年六十一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一時名士在
館者率論賢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張文潛晁元
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
人除戶部侍郎各以為平緩曰子由者除不雅標
謂如果之粘標者又潛曰豈不嫌汝校頭亂乎聞者
皆大笑

元祐中鉞成諸公賦韓幹馬詩林張文潛最高詩曰
頭如翔鸞目類光省如安樂鳥瞻方心知不載田舍
郎尚常聞元天子紅袍香韓幹寫時國無事天閑枯
蔭春畫長雙隼執轡像在傍如曉馳道黃屋張如風
揚塵燕賊狂宸中策馬驅范陽天子乘驟蜀山險滿
川皆指為誰考

元祐中秘閣上巳日集西池王仲玉有詩張文潛和
最工云翠沼有群芳微動春風生力能旌垂秦少游
云為幙子家錦繡垂仲玉笑曰又待入小石詞也
又潛初官通以喜營妓劉昧如為作詩云可是相運

意使深看即知笑不須金門前一尺其風鬢盡分三
更夜雨衾中燕從教燈見淚孤舟惟有月照心東西
芳草皆相似言坐言樓何處尋

昔安石安氏家截后明皇賜牒作索金色其服事之
甚謹因尔成富遂為盛族後其家析居爭牒牒芥為
數片又潛問曰明皇生死為姓安人極為合宜大笑
時蔡少時方為賈御史彈不當授鉞咸又潛然曰子
休承前賈生過蔡今以尔也問者以為謹談
未詩效白乐天樂府效張籍然工警不及白而醞藉
間遠自有神韻樂府古詩用意古雅亦甚安為多耳

子瞻謂秦得吾工張得吾易漫相壓也安在秦晁以
上

懷金陵二絕曰望月瓊枝不復論秦淮半已掠荒村
青溪天水相澄映便是臨玄閣上魂
名作金陵爛
熳遊山坊塵土更衣裘芟荷輝裡孤舟雨卧入江南

第一州

詠柳曰永望坊裏田塢支名見青
初種時看玄道
邊雖爲恨爭教風絮不狂飛

上元後閑作曰闌蓋樓南粉署西舊時種柳名
魚舫
如今冷落客山房卧聽春風百鳥啼
東風吹雨夜

侵塔樓角上烟曉未開何事舊時紅香結一翻來

後書
微作山中一信
何處樓角上烟
曉未開何事舊
時紅香結一翻
來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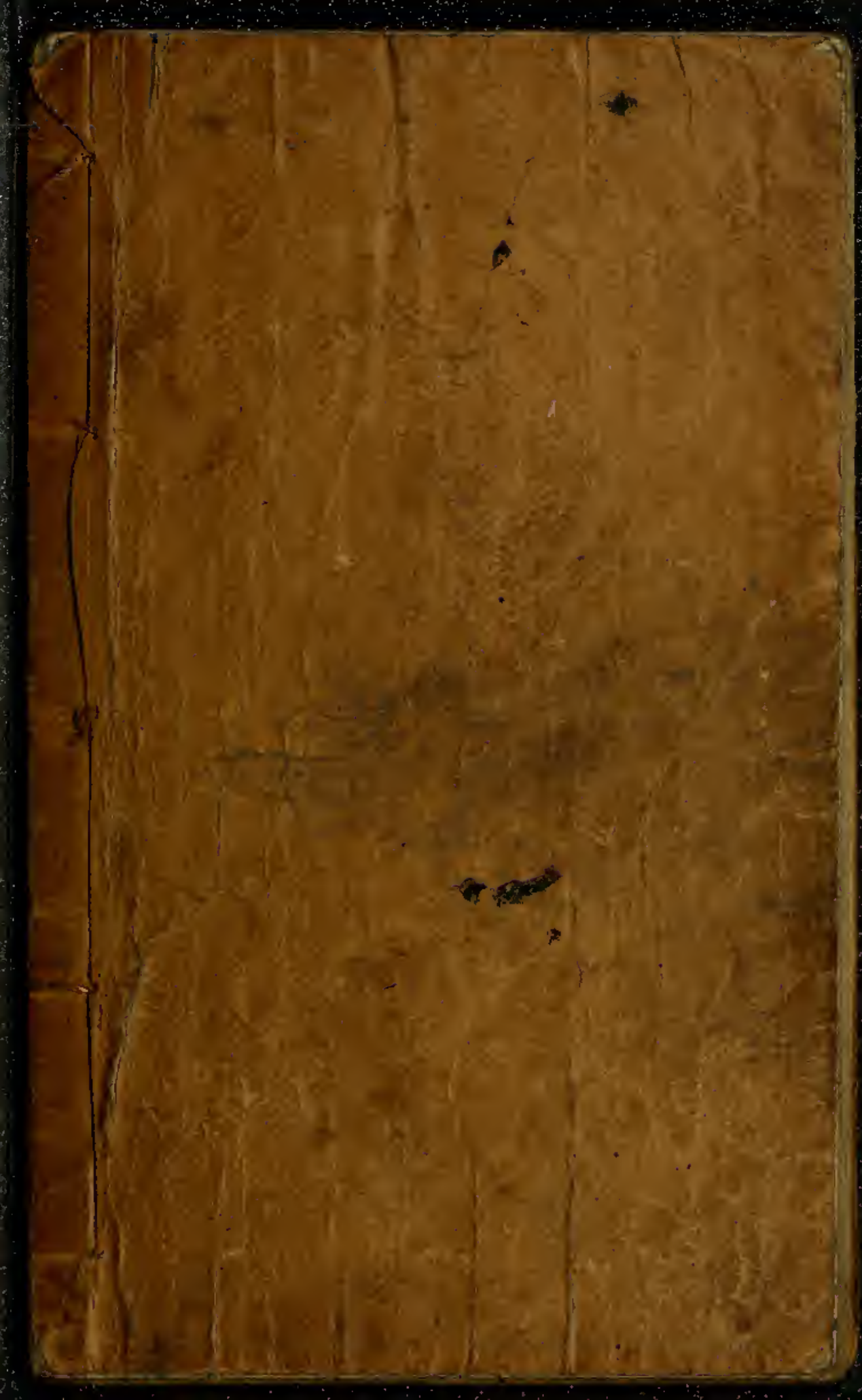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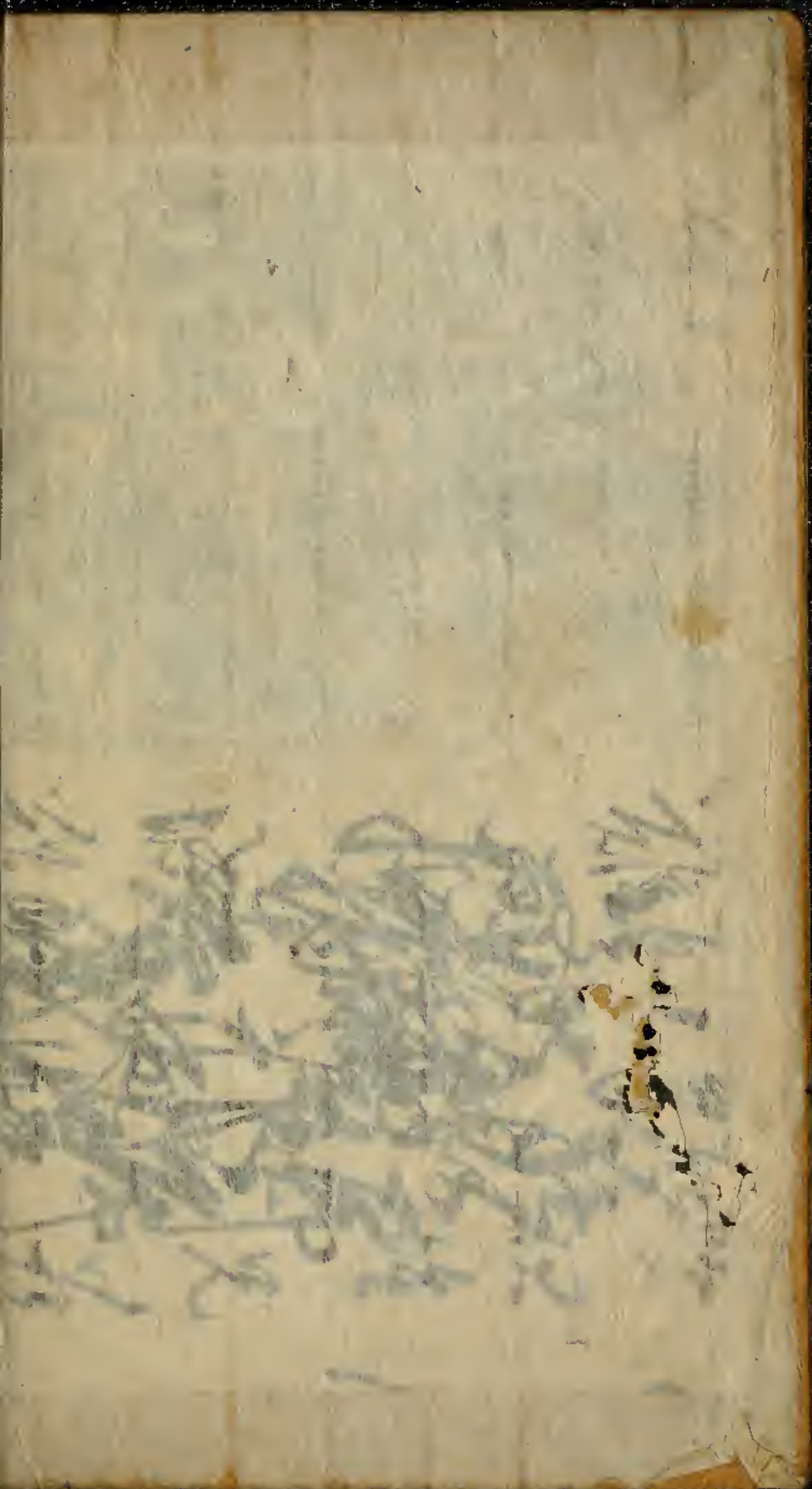
...

...

楊子江頭楊柳斜
楊花飛盡少風
波盡之夕夕陽香迹在
水鄉遠水雨多
欲作山中一箇閑
如老其松天下
爲生
何處雲捲盡
古安近
此少南
月莊
夜
浩氣



東坡文選
下



東坡志林

晁補之

字元休海州巨野人年十七候父喪杭州去
建寧錢處山川風物之異時有破為通判
郡賦覓之稱強曰吾可圖學其由是知名至
女族南村及程師則說皆第一神宗聞其文
是年於徑術可草何南中仕其作即文其則
理國史編修年之將幼子晁補之屬其為
名進士其說以黨論出此
晁補之

東坡源流

鼎補之

字元咎涪州巨野人年十七從父友杭州著七
述言錢塘山川風物之麗時東坡為通判正言
作賦見之稱歎曰吾可閣筆矣由是知名其進
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神宗閱其文曰
是深於經術可草浮屠果仕著作即充秘閣校
理國史編脩尋坐脩神宗實錄失實降左徽宗
召還未幾改以黨論坐貶還家葺園自號
歸來子大觀末出黨藉起知泗州卒年七十



卷名鵲助集

黃山谷有茶詩押賜字韻和者數人山谷家後有曲
几固蒲醺羹湯並成車舞遠羊腸坡見之曰黃九
德地怎得不窮阮答以和云車舞出鼎細九盤水
陸句誰能識

選款小詩曰山猶放險水猶奔身以前身賤後
自是人情隨境為槽舞帆色振君恩

栗正村與無數詩曰十年投分皆卿相四海論心只
弟昆老懷仍耕困隨牒春風揮淚栗區村
題款熟探舍曰一友南上醫將華政臥荒池淨水花

初地開立置書凡此生隨變後為家

文同

字與可蜀梓州人初以父贊文略公之譽重之
由是知名皇祐元年進士為邛州判官至和中
召錢鉞成並校史籍以親老請告邛州尋改豫
州熙寧中改入朝與執改議新法不合以論
被坐奪一官出知陵州徙洋州所至皆有政
績代還未登別殿院故日出知湖州尋卒稱
名室先生又號丹閑自號笑笑先生錦江道
人

黃蜀谷在洋州及此可嘗今蘇子瞻作洋州園池三十詠黃蜀谷其一也子瞻詩曰綠竹賤以蓬斤芥何名敝襦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清溪子畝在甯中是日與此妻遊谷中燒笋晚食散函得詩先笑噴飯滿案

此可墨竹初不自貴重四方持鱸素請者相踵此可歆之投諸地曰吾將以為穢村閭者得為口實及此可自洋州還而东坡為徐州此可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性求之因以書遺东坡曰穢村劣筆於子矣書尾改寫一詩有待將一段鵝溪絹拓取

寒梢葉尺長之句東坡答云為愛鵝溪白蘭光搗殘
鷄距紫毫芒世間那有子尋竹月落庭中影竹長與
可乃以其所畫畫鵝偃竹送東坡曰此竹數尺耳而
有萬尺之勢

世徒知與可搗墨池不知其詩東坡嘗對歐公誦與
可詩曰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歐笑曰與可無此
句與可拾得耳與可自謂有四絕詩一焚香三草書
三畫四旦之世皆知我老惟子曉和見識吾如愛其
詩清蒼蕭散字似學補綴氣有孟浩然之風
與可有咏竹一字至十字詩云竹、森寒潔綠湘江

頭渭水曲帷幔梁錦戈予蒼玉心雲異衆草動踰凡
木化龍杖八仙陂呼鳳律鳴神谷月城巾陂靜井之風
女室字清穎之林間飲酒碑影搖樽前上園基桂陰覆
百屋大夫遜玄凌悅拂蘭陶先生內來但尋松菊黃論
檀栾之操言教于君之圖潘湘之姿莫賢于僕

與可與東坡為中表兄弟坡執上書言事退與客言以
多以時事為談與可極以為不可每切規戒公不能聽
也蘇門之嚴重之不以秦張輩列送蘇軾抗玄和客若
果休閑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及黃州之謫正坐杭詩
此可戮作鷺鷥詩曰頭縮銀鉤淺曲膝高徐玉冰翹

岸上水石各有誰以汝風標

坡謂此可既瓦崔公度於建康城中忽見此可曰吾
聞人不妄語者古可過鼻即吐其舌二疊如餅引至
有間公度大驚然則此可已得不妄語菩薩道出廢
其舌普及十方世界如金光明經所云矣

东坡為此可畫竹記曰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
葉具焉自晡腹蛇蚶以至鉤板十尋者生而有之
也今畫者乃節々而為之葉々而葉之豈以有竹乎
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不
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不見如兔起鶻落

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而心識其
所以然夫既心義其所以然而不能者內外不一心
亦不相應不學之故也

子由為墨竹賦以造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
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子之託
於斯竹也予以為有道者非耶

與可云余學草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之法後
因見道上翺蛟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各有所悟然
後至於此耳坡曰芻豢物性已成趣昔人好艸書
者夜夢見蛟蛇糾結數年卒盡日見之艸書則工矣

而所見亦可與可所見豈真哉耶抑草書之精也
王弼州云余有石室先生竹而东坡先生題語真足
三絕清畫焚香展閱竟有睡間有得陽春極富色於
常與此君偕老

趙令時

字德麟號聊以負东坡之友謔封安宜郡王
王氏幼聰慧父母為之擇配此女不嫁以咏懷詩云
白藕作花風已秋不比孩睡欠回顛晚雲帶雨仍花
急去作西窗一宿趁趙德麟鰥居詩起婦人以為
二十八字媒云

劉昇偉明既喪愛妾而不能忘趙令時為清平樂詞
云東風依旧著意隨堤柳搓得鴨兒黃與天氣清
明時候 去年索項青門今宵雨能雲魂數送一生
憔悴能消幾箇黃昏

趙德麟又有浣溪沙詞曰風急花飛盡掩門一箇
雨隔黃昏便無難也銷魂 翠被任熏終不暖玉
孟暉我成番溫這般情事與誰論

孫賁

字公素

孫公素居京師大病趙德麟數往存按之及數日見

東坡云少曾見公素病如何趙曰大病方安坡云這
漢病中瘦則瘦儼然風雅後見公素道此語公素顧
曰那知吾下世則知言奈思量坡大奇之
公素畏內衆所共知嘗求坡公書扇坡題云披扇勞
年吳溫矯捷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之如馮衍但此
時之說事爲公素昔爲程宣徽門賓後娶程公之女
性極妬悍故云

陳慥

字季常龍丘居士又號方山

東坡在黃州與陳季常游季常自以飽禪學而妻柳

民頗悍李常畏之至矣詎罵未已群達於外坡因以
詩戲之誰以龍丘居士賢談空見月夜不眠忽問何

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獅吼
傳燈錄

坡又為之傳曰方山子光黃間人也少時慕朱康
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猶壯好節讀書以此
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遊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
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服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
莫識也見其幅方屨而高曰此豈方山冠之遺像乎
因謂之方山子余諱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
此吾故人陳慥李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

問余所以至此余告之坎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指
其成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歸
然異之猶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
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鵲而
山鵲起於前使駢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
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
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
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使從事於其間
今已顯聞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中有
田歲得帛千匹以上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

此無得而然哉

王說

字晉卿駙馬都尉

王晉卿得罪外謫後房善歌者名曉春鶯乃東坡所
見也亦遂為客所馬氏所得後晉卿還朝尋訪曉知
之昭不可以得因賦一律德人已屬山屹利義士今
古古押衙客有為旦之成章之幾年此落白天涯
里向來兩鬢蕭索袖香殘空挹淚青樓雲岫空誰
遣人已屬山屹利義士今古古押衙回首舊塵兩
絕春鶯休轉心園花

王晉卿有蝶戀花一闋極為東坡所喜其詞曰鐘送
黃昏鷄報曉昏曉相催世事何時了常恨夕照入自
老春來依回生芳草忙受人交閑受人閑受人陰
戎箇人知道林上高樓雲暎天陰一點青山小
王晉卿有墨繡堂東坡為之記

東坡在揚州程璜謫由嶺南解官以仇池不見遣真
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詩借觀意在於棄坡寄以
詩曰海石來珠宮秀色如蛾綠坡地尺寸間宛轉陵
壘且連娟二弟頊空洞三節腹初於仇池化又以瀛
洲盛烈勤矯南使餽餉淮東收得之喜言案典汝交

不讀盛以高麗益藉以父登玉函光先五夜冷氣歷
三次老人生如寄衡節久未卜丁亥章可改子里還
相逐風流貴公子竄謫武當谷見山廬已廢何事奪
所去，勞嘆趙弱寧以負秦曲此觀慎勿以間道爲
更速晉卿示詩年奪海名錢猗父五仲玉爲穎孫皆
次韻猗至二公以爲不可以獨穎孫不然今日穎孫
見訪親覩此名之如遂悔前語試謂晉卿豈可終閑
不予者吾能以犇犇二馬易之蓋可以也改次前韻
曰相如有成山漂緲在自綠誰云子里遠寄此一聲
足平生錦繡腸早歲藜苲腹後教四壁空未遠兩峰

盛吾今况兼病義不忘樵牧逝將仇池石內泝岷山
讀字子不貴寶完我字瑕玉坎入詩相戒如語余所
次一篇殊異論三占從兩卜居歿盡可數天驥紛相
逐風駿掠原野電尾梢澗谷居如以相易是亦我所
念今朝安西守來踵陽關曲勸我為此峯他日來不
速試言以石易盡晉師難互聘父言兼取二物類殊
去焚畫碑石乃以次前韻并解三詩互答曰春冰言
真堅露葉失故綠點於鵬萬里炫笑夢一旦二豪爭
攘袂先生一揮敗明鏡既与壺淨瓶何用盛盆山不
可隨盡馬身由牧師將置庭宇何必棄溝瀆焚寶真

愛寶碑玉未忘玉久知公子賢出語耆老以爲觀
物妙改心求馬卜維摩既及挂氏如還相逐授之
五燈照此久函答安心云一物法樂端五言三
緬吾鄉并萊里君鄒曲卧雲行吟休破賦見神速

王晉卿有二如奴名孌李昭華黃魯直改竹夫入爲
青奴賦詩云孌李四弦風拂席昭華三弄月傷休我
有紅袖堪娛夜正妥青奴一夜涼

黃魯直大暑水閣睡王晉卿夜昭華吹笛贈以詩云
新竹能吟水底龍玉人應立月明中何時爲洗秋
熱散作霜天落葉風

王翬

字定国有清惠堂

东坡於世服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翁獎以
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烟密裏五年面如紅
玉又為坡所取服

王定國過东坡於彭城留十日往返幾百蜀一日棹
小舟與顏子道携吟莫歸三子將泗水北上聖如山
南下百市洪吹笛飲酒垂月而坡時以事不得往
應羞羽衣佇立於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為李太白瓦
世間有此樂三百餘年矣

王定國嶺南出歌者勸以坡作定風波序云定國
歌曰柔奴姓文氏有目媚麗真應爲世住系師
定國南遷時余問柔廣南風土應不好柔對曰此心
安否便是吾鄉因爲綴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
分付點酥冰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海嶼涼
萬里年來金少壯笑時猶帶嶺梅香我問嶺南
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昔卿作咽江疊嶂黃坡賦詩十四韻寄卿次之坡復
次韻不特記其詩畫之美亦爲道其出處契闊之故
而終之以在莒之戒亦朋友忠愛之義也

孔文仲

字純父臨江新喻人宣聖四十八代孫也舉進士官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與二弟武仲平仲並有父名時稱二蘇三孔元祐久人之盛大都村致橫潤而氣魄剛直故能振廢復古如三孔者皆父章之雄也然文仲恃才為蕪民所決攻毀程子晚知悞恨歃血而沒君子病之集藁罕得周益公時搜合為三孔清江集

孔武仲

字常父舉進士登甲科調歙城主簿為國子直

講秘書正字校理國子司業論紙王氏進起居
郎侍講通英起居舍人旋拜中書直學士院擢
給事中遷祿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改
宣州坐元祐黨棄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

孔平仲

字毅父登進士第呂公著薦為秘書丞集賢校
理出為江東轉運判官紹聖中以元祐黨入屬
謫韶州英三州徵宗召為戶部金部郎中帥部
巡環慶黨論并起罷主景靈宮平仲召於史
學士詞藻改詩尤天矯休薺卷有二仲

文仲次錢稹父見殘韻曰當與同堂赫袍光榮事爭
先落彩鏑一別已經凌谷叟再來不覺涉歧嶺黃堂
久壓腰間重白筆終容柱下嚴惟願山林息枹鼓說
教鷗隼嚇鴛鳳

武仲直舍新闢而牕二絕曰推窗而墻平日切暑天
鼓作一盞風人間豈有炎涼隔只在旋為白背巾
幾歲楊花惹曲隈繁陰初逼坐中來而爾小檻如園
盡偷入卷帷次第開

平仲照寧口號曰日出明堂諱太平時閑詔下青
冥數重迎使詢新法四面興師剪不庭 葉戶桑寧

五穀望江淮相接至天東須知錫福由帛邑天子新
成太一宮百姓命與三尺法子知誰極兩端情近
聞崇尚刑名學陛下之心乃好生

李鷹

字方殊陽翟人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永皆得其法南本以為同
不能如移後主而畫火祇得其妙嘗畫兩支佛於火
中結跏趺相花雷掣絲絲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
定慧力安然不動李鷹為偈曰大士坐禪心似水月
火周其身熾焰炎然靜觀無起火亦不照照火相忘

何生何臧

李鷹少以父字見蘇子瞻喜之元祐初知鳳翔適就誠意左必得鷹以魁多士及改章授券大喜以為鷹名終遂以為魁既折鼎慨然出說以詩送鷹曰平時謾義古戰場過眼終迷目五色鷹日是學而不進次貧不甚自愛嘗以書責子瞻不薦已子瞻後稍薦之竟不第而死

晁冲之

字仲用初字用道舉進士鄧具茨先生

仲用與陵陽喻汝礪為同門生少年豪華自放挾槌

肥遯帝京狎友妓李師，纏頭以子黃。乃歌板宿
從羅邏舞，一時紹聖初。黨禍起，君從多在黨中被。
謫逐逐飄然，棲遁于具茨之下。十餘年後，重過京師。
憶舊遊，作七題詩二首，為時所忌。時諺云：謀食用之
高挹，不顧至矣。華取平生所著曰：是不足以成吾名。
悉焚之。呂紫微位之江西，沈中云：窮人學山谷，殊用
拙。專學杜詩，眾求生，而方秀實猶求生。慨然又云：
殊用齋戲謂我詩，此不如子。只子差熟耳。冬云：孰便
是精所愛，殊用大笑。此亦紫微多上人語耳。其淵
亭雅亮，筆有飴，間未肯退下一格也。劉後村稱其意。

度容胸兼力寬餘一洗待人窮餓酸重之態南渡後
惟故習可以繼之其見以如此

春晚園田道中三絕曰度柳穿橋隨子雞一溝寒水
國門西行人不用傷新雨看取塵間策馬蹄
酒酣
馳馬笑與弓便擬長驅白雲中但止老僧無骨相不
堪鉤夜盡南宮
君王重老諫懷書特賜宣功宅一
區閑說玄猿人不義鑑湖還肯借臣無
贈王端孝子我曰驛免鷄豚今日債都除妻子留生
孫望登次是人天此努力本阜自種田

陳師道

字及常一字字已號後山彭城人年十七謁召
南豐大兄之遂受業元望初召典史事以白衣
薦為屬尋以憂去不果卒厚其來况將特薦
之卒不一往東坡與侍從列薦為教授未幾除
大學博士後以蘇氏私黨罷為潁州又換彭澤
以母憂不仕者四年元符間除秘書省正字侍
南郊寒甚其妻于僚壻趙挺之偕副來蓋照望
黨也竟不衣床寒卒

郭提刑慕陳後山之賢妻以女後山版貧妻子常寄
舍外家有詩上蔡云燠如不雖眾生男已當戶曲逆

老不侯知人豈誤

陳後山少為召南望所知東坡愛其才言宋花於門
下後山不肯背南望有白來一瓣香收為召南望之
句又作妾為命二首以自擻其一曰主成十二樓一
身勞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良起蘇為主壽相
送南望時忍為主衣裳為人作春妍有輝當徹天有
淚當徹泉死者恐言知妾身說自憫 葉落風不起
山深花自紅捐世不得老重妾與其終一死尚可忍
百歲何當窮天地豈不寬妾身言而客死者如有知
殺身以相從何來歌蘇地夜雨鳴寒蛩

陳後山有小教歌行二絕云春風永巷閑娉婷
青樓誤得名不情捲簾通一顧怕眉羞眼未分明又
當年不嫁情娉婷傳白施朱作後生說與旁人須早
計隨宜梳洗莫傾城

從寇生求茶序低詩曰南朝及紙如吹膚玉散雲英
比不如乞些此句元不稱他年留待大蘇書

徐清字靜之蓬萊女官也下西里王氏詩作謝歌書
效黃魯直妍妙可立後山作三絕曰蓬壺仙子補天
手筆如詩清若世功冒學黃家元祐時以知人及遜
天宮詩成已作宮呪語筆下還為魯直書豈是神

仙未賢至不隨時事向人陳
金華牧豕小農子西
真攘桃何代兒詩美海山書落爪
向來那免世人矜
絕句四首曰秋林臥不孫
然床暗裏謀作老仇敵
枯直者能尔瘦一軒
猶照為誰弟
芒鞋竹杖最閑
身散髮披衣不待人
三兩作鄰堪共話
五千挿架未
為貧
昏
嗜睡元此病
癯
題詩不耐閑
作急買
山還得笑多方
援白却成斑
書勞忙急讀易
畫家
有可人期不來
世事相違每如此
好懷百歲幾回開
何郎中示黃公草書後山題詩曰
龍蛇起伏筆毫前
江潭淵回語更妍
好事元須一賞
足藏家不必求人

浩 勞車關里與論詩晚歲江山都夢思妙亦不為
平世用高懷惟有故人知

懷遠詩屬東坡曰海分三年謫天南萬里川生前只
為累身後更須名未有平安報空懷故曰情新人有
如此言以涕縱橫

微山初學于呂後見黃魯直詩格律一變當與晁說
之論詩曰吾此一辯者取為山谷道人燒也魯直謂
其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脈絡有開有塞至於
九川條原四海会同者作文知古人關鍵其詩深得
老杜之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任淵謂讀後山詩似

系曹回祿不犯正位切忌此語如真搜旁引莫窺其
用意深矣因爲作註蓋法嚴而力勸學賤而用變語
所以後殆難與敵也

米黻

自云黻即第也攻六作第字元章太原人徙居
襄陽號襄陽漫仕後徙居吳以母侍宦仁后藩
邸回思補臨光尉歷知陳水軍太常將士召爲
書畫學將士上其子友仁楚江清曉畫撰禮部
外郎出知淮陽軍卒

元章解音律衆律莫屬久作韻語要必已出爲工務

峯絕魅墨竹皆以竹聿行潔攻景獨法特古作字
道勁奇峭盡山水人物自成一家極江南烟雲變滅
之趣暇以研山易北固園亭名海嶽琴淨名齋又作
寶晉齋因號海嶽外史又以爲監中岳岳中岳外
史自稱家居道士

元章有潔癖世謂水淫鹽豉用良方斛馮水於手而
西水相拍至乳却不用巾拭巾帽少有塵則濯之衣
衣必濯其坐任太常奉祀太廟洗玄祭服藻火由是
被黜朝靴爲他人所持因屬洗靴遂損不不穿嘗擇
婿得建康段拂子玄塵曰既拂矣且玄塵真吾婿也

冠服作唐人好多遠世異俗故人皆稱米顛嘗作
詩云飯白雲男子茶甘露有凡人叩之曰只是甘露
哥耳王安石愛其詩持書扇上

东坡在海外寄書曰兒子於何處得宝月觀賦琅然
誦之元章奔送絕塵之策超然入即之字清新絕俗
之足相知二十二年知公不妄答曰更有知不妄愛
其風致可想也有山林集十卷

东坡在維楊設宴十餘人皆一時名士元章亦在坐
酒半元章忽起自贊云世人皆以常為顛願質之乎
時东坡笑曰吾以衆

元章在維揚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五畧帖示
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公為
不見後某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授如解去
頃攸遂與之

元章好石守得溪石間有收石在何增人以為異而
不敢取公命移至此殆為燕遊之玩石至還命設席
於庭下曰吾乞見石兄二十年矣三者以為罪坐
是罷去其後竹坡周少隱過是郡見石而感之為賦
詩其畧云喚鋤作兄真可憐喚不作兄乃賢坐塵
雅相真可笑米公相石不同調

米元章令雍丘蝗天起鄰州尉司禁瘞後仍漏蔓責
保正并力捕除夷之盡緣雍丘驅逐過此尉移又載
保正屠牒行雍丘請勿以備國為整時元章方此家
飲視牒大災題紙尾答云蝗虫原是飛空物天遣來
為百姓災下州官還驅得去貴司却請打回來

徽宗取并山奇石置之艮山名曰艮岳時米芾為書
學士呂令書一大屏上指其前一端石硯文就用
之書成芾揮硯請曰此硯經賜五帝三王深不堪改以
進而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臨舞時抱負趨出餘墨濡
漬袍袖喜動顏色上顧謂蔡京曰顛名不虛得京曰

第人品城高所謂不可忘一不可有二

楊次公守丹陽元章過之留數日去元章好易他人
書畫次公作何豚羹飲之其實他羹元章終而不會
次公笑曰此贗本耳迨其行送以詩有淮海群名二
十秋之勾林子中見之謂次公曰公之言乃過歟次
公笑曰二十年來何變不知有米顛子

元章咏湖詩曰然策蹕群遊海門州人得自子胥魂
天批雲陳子家吼地擁鉅山萊馬奔勢與月輪齊朔
望浩如壘漏報晨昏吳王越伯成何事一唱隨歌過
遠村

元章晚年學祿有得平於淮陽軍先一月區交政事
作親友公書並焚其所好書畫古物預置一板坐卧
飲食其中前七日不茹葷炙衣沐浴焚香清室而已
及期徧請郡寮氣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
去拂拂台堂而逝

李伯時

字公麟鄆龍眠居士

米元章作西園雅集圖記曰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
為着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妙絕動人而人物麤
散各肖其取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為凡

華也其烏帽黃道服投筆而書者為东坡先生仙桃
巾紫裘而坐觀者為王晉卿幅巾青衣持方機而凝
紆者為丹陽蔡天丞相倚而視者為李端端後有女
奴雲鬢翠錦侍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次姬也
孤松盤礴後有凌霄纏絡紅綠相間下有大石案陳
設古瓦瑤琴芭蕉圍繞坐于石盤旁道帽紫衣右手
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為蘇子由團巾繡衣左手
集策而視者為黃魯直幅巾野褐橫膝卷畫牕明
故玄來者為李伯時披巾青服持扇而立者為晁无
咎跪而投石觀畫者為張文潛道中素衣按膝而熟

視者為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而立二人坐于盤
枳古柱下幅巾青衣袖手俯聽者為秦少遊琴尾冠
紫道服搖扇者為陳碧虛唐巾黑衣昂首而題石者
為米元章袖手而仰觀者為王仲玉前有鬚頭頑童
持古硯而立後有錦石櫃以連繚繞于清溪深處累
石茂密中有架裝坐蒲團而說与生論者為圓通天
師傍有幅巾褐衣而諦聽者為劉巨濟二人竝坐于
恆石之上下有暇隙深穴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
竹相吞燈烟方疊牀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遇于
此嗟乎陶湧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

自东坡以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學韓歐蘇
蘇軾墨好古多聞雄豪絕倫之資高深醇茂之傑卓
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者不特稱畫之可觀亦且
仿佛其人耳

黃山谷題伯時畫桓廐馬曰沙頭挽地風不豈久書
堆案眊自语忽若高馬桓廐風塵上思爲炭浣袍袴

東坡書林次中所得伯時馬去車功閑二畫自不見
何戲唱渭城田人告散米嘉榮龍眠楊義堅勤愛畫
出功閑意亦解西市新畫寶墨香樽前拈唱小秦
玉爲君龍作馬來引不學功閑出粉腸

佛印禪師

法名了元姓賈字實進士也諱退之所為實異也
進士為俗號字亦曰佛印

佛印好談話有教叢王觀父邀禪師說法禪師升座
唱云此一瓣香為掃烟塵情士獲世界天王教人不
貶昭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以其久師
多專教也

东坡赴杭過潤州佛印時住持金山寺坡為留數日
月一日值師拈鉢入室公便決八方丈見之師曰內
翰何來此間寺主受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

休師曰山僧有二語內翰云下即答當以所請如
稍涉擬議所係至常願另以鎮山門公以之使解至
常盤几上師云山僧曰大市無五蘆此居內翰云於
何處坐上擬議未即答師至呼侍者云此山至常永
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拭因有二絕公
次之云床骨難堪至常圍鈍杌乃落箭鋒機云教乞
食歌姬說故與雲山一衲衣此常閑人如清舍亦傳
到我止照我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你在老黃回
東坡訪佛印於竹林寺因誦李詩云因過竹院逢
僧話偷得浮生半日閑印曰學士亦得半日老僧忙

了半日相與發一大笑

东坡喜食燒猪佛印住金山时每燒猪以待其来一日为人竊食东坡戏作小诗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在黃岡時嘗戲作食猪肉诗云莫如好猪肉價銀等糞土富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慢煮火少煮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炊君莫管东坡元望來得請均耕均羨再次亦出以書抵了元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王等接人元得書徑來东坡迎笑問之以偈為報曰趙州當日少個老不出山門

見趙王爭似金山寺重相大千都是一祿林東坡樹
堂好善

佛印寄東坡書曰嘗讀退之送李愿内盤谷序愿不
遇於主上者於能及格以終日子曠中大斜登金門
上玉堂遠放窠莫之演權臣忌子曠為宰相耳人生
一世间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瞬成
空何不一筆勾銷尋取自家市菜面目常切常在水
与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駉駕鸞鶴翱翔三
島為不死人何乃瞞柱守株待兔惡趣昔有問師佛
法在甚麼處卧云在行住坐卧交着衣喫飯受沒理

沒會受死話不得受子時宵中有某卷書筆下字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改甚麼三世該佛則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只眼裏能脚下承當一二十處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也

辨才

亦東坡空門友也

秦少遊龍井題名記曰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舍獵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晉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

所遣監曹則曰已不時至矣是夕天宇開霽策杖
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溪且於直因湖曲石塢得
文境上風篁嶺憩于龍井亭酌泉投石而飲之自普
寧戒徑佛寺十五皆窅不聞入禪道傍廬舍年燂火
陸現草木深鬱冰水上激些鳴殆如人間人境行二
鼓矣孤玉壽聖改謁辨才於湖者數明日乃還

东坡寄參寥書曰余謫居黃州辨才參寥遣人相問
且以太玄題名相示時玄仲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
面十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玄江寺十步松
幽况子遂棹小舟至赤壁西望山谷喬木蒼然雲清

際天因錄以寄案以示辨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
寄太夏也

辨才退居龍井不復出入東坡注見之出至鳳皇嶺
左右驚曰遠不遇席溪矣辨才歎曰杜子美不云乎
與子成二老亦往此風休因作亭嶺上名之曰過溪
亦曰二老

釋道潛

辨才案錢塘人哲宗朝賜號妙拙大師

案以臨平絕句見知於東坡其詩云風蒲獵獵弄
輕柔三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千數

蒲汀洲時宗婦曹夫人者善丹青遂作臨平藕花圖
行世

子瞻在徐州參寥子自錢塘訪之酒中子瞻令友妓
馬嫺，乞詩於參寥，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妃好
將幽夢惱襄王祿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子瞻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謂可入詩料不意此
老拾得

坡謫齊安參寥不遠二千里相從暮年後謫南海案
以云後海坡以書以之

參寥云老杜詩云曉江出峡半雲雨清景殊甚云齊

甚奇句可盡但恐盡不犹耳坡云公祿人所能者
耶案云契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瑶柱豈足一朵願

僧仲殊

名祥姓張氏安州進士棄家為僧居杭州吳山
寶月寺仲殊嗜客思聰嗜琴东坡詩所謂招得
琴聰與客殊是也

东坡在錢塘冬日不遊西湖嘗携妓謁大通禪師大
通愠形于色公乃作南歌子一首令妓歌之大通亦
為解頤公曰今日為破老禪笑其詞云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以誰僧君扣板與鉗鉗我也逢坊作戲莫相

於溪女方偷照山僧已皺眉莫如強勒下生遲不見
老婆三五少年時仲殊聞之如其韻曰解舞清平樂
而今說向誰紅燈片雪上鉗推打就金毛獅子也堪
吟已以身如夢何知眼共有蟠桃園甚結花遲不白
風前一笑待何時語伯兄而雲之子睽有贈通詩云
溪常烟霞從古少筆出蘇局到公言嘗語人曰頗解
蘇蜀語否為字酸餽氣也問者無不皆笑
張栻云龍首守杭一日牕上開宴劉巨濟僧仲殊在
焉栻之命即席作填詞巨濟先唱曰憑誰好筆橫掃
素縑三百久天下應無此是鉗塢牕上番仲殊應聲

曰一取奇絕雲淡天高秋夜月費盡丹青只這些兒
盡不成

仲殊一日造郡方接坐間見庭下有婦人投牒立兩
中郎身命詠之仲殊口就踟躕行云濃潤侵衣暗香
飄砌雨中花色添憔悴枇杷樹下立多時不言不語
厭々地眉上秋愁手中叉字因何不倩鷓鴣寄想
伊只訴薄情人在中誰愛閑公事

東坡俾鈔塲時思聰方為行臺議經坡謂坐客云此
子雖少善作詩近參案子作各字韻詩可令知之聰
立成詩云子點亂山橫紫翠一鉤新月掛蒼蒼破大

你莫言不減有人因笑曰不須含經也改得一箇和
尚是直聰如爲侶

改和間聰挾琴遊梁日登中貴人之門久之遂還俗
爲師前使臣方其將冠巾也蘇軾黨因所仇入都送
之詩云我誦小山物爲我招琴聰詩至已矣及矣

周韶

與荆楚龍觀皆杭妓有詩名東坡嘗書三妓詩
作一卷

周韶好畜畜芳茗嘗與蔡君謨鬪勝題品風味君謨屈
焉蘇子容過杭太守陳述古飲之召韶佐酒韶因子

容求落籍子容指簷間白鸚鵡依作一絕韶援筆立
成云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林翎開瓦松枝
曾衣女衫念觀音奴家經時韶有狄衣白一座笑棠
迷古遂令落籍時胡楚龍靚同席楚贈詩云淡粧輕
素鸚翎紅衫入朱闌便不同直笑而固曰桃李強白
顏色待秋風靚贈詩云桃花流水市井塵一落人間
幾度春解佩暫離交甫意濯濯還見武陵人
胡楚贈所觀詩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原來更，是相
思家將此恨同芳草却如青，有盡時
張子野表於杭多為妓作詞而不及龍靚，此詩

云天與羣芳十樣葩
粉嫩顏色不堪誇
牡丹芍藥題徧自分身
如鼓子花子野喜乃作生
江南詞興之

張舜民

字芸叟自號浮休居士

王荊公以詩賦決科而不樂詩賦
熙寧初既預政遂
改以經義取士元祐五年改用詩賦
紹聖初禁元祐
學術以異之
政和中乃著於令
士庶皆習詩賦
者杖一百
張芸叟有詩云
少事辛苦校中
魚晚歲雕虫能
丈夫自是諸生
於習業果於案
記並延除
兩向李杜
皆投筆地下
班初六引車
惟有少陵頑
鈍叟靜中吟

然白髮鬢蓋芸叟自謂也

芸叟久經遷謫既還快之不平嘗內集分題詩賦其
如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流却歸心未灰浮休有慚
色自是年改躁意

楊傑

字次公年為人自號吾為子

元望中高麗遣一僧入貢頗辯慧赴選設暈師自如
令楊次公按律一日出令曰安西古人姓名第一物
以門曰古人有張良有鄧禹第一筆良曰良筆禹曰
禹筆次公曰古人有子由有昆錫第一葫蘆由曰由

菊蕊銘曰銘菊蕊

錢勰待制尹府日嘗選誕辰其僚屬畫以烏龜白鵝
為祚用表祝壽之意楊次公以老子出關圖并
作小詩云敍藏函谷關中子將往蓬萊閣上仙願得
鵝有如此老却教龜鵝羨長生銘大悅

楊次公為吳興刺史有明月樓詩云江南地暖少嚴
風九月炎涼正得中溪上玉樓上上月清光合作水
晶宮吳興因此謂之水晶宮

賀鑄

字方回號慶湖遺老小詞二卷名東山字群樂

府

賀方山少為武弁以定林寺一絕見寄於舒王遂知
名其詩云破冰泉脉瀨羅裙環袖遙於摘梅蜂發
四和尋不見東風先為我開門

賀方山有小尋在姑蘇盤門內地名橫塘方山時生
來其間作青玉案詞云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
塵去錦瑟華誰與度月樓花沈沈空朱戶惟有春
知交 碧雲冉冉衡皋暮綠華去題却賜勾踐詞閑
然知歲序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山谷見
之亟稱云此道江南猶數句世間只有賀方山當時

因孫方曰為賀梅子

賀方曰姬亦善詩嘗賦七絕云猶倚危欄淚滿襟
小園春色懶追尋
恩終似下香結羅衣芭蕉一寸
心

胡致隆

郭蕭隱居士

胡致隆與山谷生來世上分題賦藕云平生冰雪姿
七星眉心眼豈有絲毫上祇天子聰而不自薦達
胡為予泥中沉病亡言賴安得君以容其子亦可憫
風味如乃翁

潘大臨

字邠老專學山谷為詩呂居仁作江西詩所最
列陳去已潘邠老謝翱送徐師川饒汝操詩子
蒼等為法嗣謂皆出於山谷也

潘邠老送山谷跋直州有可是中如著不得江南已
還更直州之句山谷極稱崇之饒汝操見邠老如小
谷中興祢詩讀至天下安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
皇嘆曰潘十後來作詩直至此地位耶

謝翱送寄以書問潘邠老近作新詩否答曰秋來景
物佳是佳致昨日清卧聞攪林風雨聲遂起題壁

日滿城風雨近重陽
忽催收入西敗意此
一句在

謝逸

字無逸臨川進士自號溪堂後弟道字幼槃皆

江西詩派中人

謝字道閑居多從初子遊不喜爲書生一日有一負
士來謁坐定曰每言謝字道一事輒忘之常聞人言
歐陽脩者乃何如人字道無視久之曰曰向有一書生
後第大政又問能久乎否字道曰也得字道之子宗
野方七歲立于旁聞之匿笑而去

按州守朱世英以八行薦尉年遂不就後偕其友過
之小君方炊稚子宗野及并年遂誦書楊除顧二人
放帚大笑曰聊以耳其友作偈曰老吏營炊稚子
取水庇公楊除丹露遠至棄帚迎門一笑相視不必
靈照多通道理玄英亦作偈曰提籃靈照楊地附公
一奴是麤故作不同不似語點通透玲瓏更未會
換也提腦
潘邠老嘗有詩託年遂綴成凡兩重陽之句其畧云
病思王子同傾酒愁憶潘郎共賦詩邠老已後年遂
在黃州這遇重陽四日風雨大作遂用邠老句廣為

三絕云滿城風雨近重陽
奈貧花惜香雪只翻
天迷赤墜令人面生憶
潘郎滿城風雨近重陽
不見脩久地下即想得
武昌門外柳垂垂
老葉半青黃
滿城風雨近重陽
安得新人共一觴
與問中嗎今健否
雲中孤鴈不成行

謝溪堂有咏蝶詩三百首如云
身似何郎金傅粉心
女弄弄愛偷香又云飛隨柳絮
有時見舞入梨花
與尋人感物之因呼為謝蝴蝶
同時吳興俞退翁汝
尚六謝溪堂居士二人並有詩名
退翁題三角亭云
奇哉山山人來此池上
字畫徑斜映帶林烟
盡吞吐

春苦四面花夜見一落雨寄傲且有餘何須存廢處
時去還寄於黃州関山杏花村餞驛題一詞云杏花
村餞酒旗風水溶溶。憑殘紅野渡丹楊柳綠陰濃
望却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樓外晚烟
籠粉香融淡月峰記得年時相見畫屏中只有関山
今夜月千里與素光同調名江城子其後過者必素
筆於餞卒錄玄卒以為苦因以此塗之
汪信民華嘗作詩寄時去還云問訊江南時原亦溪
堂春水想扶疎高談何日看揮麈安坐後來可當車
但得丹青訪阮老何須狗監薦相如新更勵於陵

節安子同鉏五畝蔬饒漁操見之謂信民曰公詩曰
進而道日退也蓋功用在彼而不在此也

徐俯

宗師川號東湖七歲時詩為山谷所知以父蔭
死事授通直郎張邦昌僭位遂致仕時工部侍郎
何昌言與事昌石遡邦昌諱皆改名俯買好
名昌奴家至即呼前驅父至

徐師川號南浦詩開元天寶間家見諸公不問張此
亦名在書中饒漁操饒愛之
師川是山谷外甥晚自自立名客有稱其源自山

谷者公讀之不乐谷之小也曰語弱之如天下君其
引諸水濱以道之大域中我知知之深上

蘇軾直詩有書玉璫飛水滿塘之句見於坡翁為
吾家卷直作此詩時年七少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
師川赴卷直看師川送朝使道過卷直另領甚觀二
公平日素契徐高於蘇是日卷直拈一子笑視師川
曰今日須還老天下此一着師川有愧色
饒節

字次守

少年投書於曾子宣論新法不令遂棄去嘗令其僕

守舍爲見其占對異常恆而問之僕曰聞瑞寺白崖
長老有道價性清一轉語忽尔覺悟次守慨然曰汝
能是我乃不能徃性白崖問道八日而悟與其僕祝
髮者浮屠炙名如聖字德操號信松道人僕名如琳
後琳疾玉躬進菜餽既卒極至送終之義

饒德操七於詩梅花一聯云遂教天下無雙色來作
人間第一春又答呂居仁寄詩云七憶他時苦短緊
詩成重改又鷄鳴如今老矣忘心口誦君詩繞竹
行

饒德操作俗後有送予蔡伯世詩云安政仲尼真弟

子頃參達磨的兒孫時該說禪者不一故德操及之
宣和庚子改從為道士一時浮屠有以違命被罪者
執一長老送上表乞入道其者有習習者之風教忘
父母之髮膚倘得回心而為道士更令當以整卷等
語時錢德操已為僧因作改從士頌云自知視髮此
華我故乞毀形從道人聖主如天苦憫惻收令加我
舊冠巾四說螟蛉逢蝶羸異時蝴蝶夢莊周世間化
物渾如夢裡惺惺却自由德士舊嘗稱進士黃冠
初不異僧冠種之是名之是假世人誰不被名謾初
子紛之悔不禁倚松傳與法安心瓶盃釵釧形雖異

還我從來一色金。少年若著書生帽。老大當簪道士冠。此身若我。此身物。三教從來受。安。

德操尤善作銘贊。有佛來贊。謂武將念佛。以米記數。得三升也。贊曰。時平主聖。萬國自靖。不殺而武。不仁而正。矯。虎臣若所用。命移將東南。介我佛云。久聞我曹念佛三昧。暗鳴叱咤。化為佛群。三令五申。易為佛名。一佛一米。為米二升。自升而斛。自斛而斛。合之。米。家太倉不足。子。一。德操後。字棄功。天寧寺夏均父。悅為諸。其。云。以換書。更。遂康成。之後。何。成。佛不居。靈運之先。又。

云豈惟江左公卿五傾支遁猶有襄陽耆旧未識道
安時稱其精當

僧惠崇

字覺艷有吟雨夜話甘露集林間集行世時鄒
元佐寄於命彭淵材寄於樂覺艷寄於詩號新
昌三奇改和初生交張為英配崖州叔還又繫

獄

以覺艷作吟齋夜話有曰詩至義山為文章一厄以
旁周覽及此盛歎七語覺艷再三眾詰旁周曰夕陽
年記好只是近黃昏覺艷曰我解子嘉矣即時刪去

覺範自并州還江南過都下上元總相國寺有道人
永詩且曰覺範嘗有寒岩寺詩懷京師曰上元楊伯
寒岩寺卧看青燈照紗夜久雪猿啼岳頂夢回山
月上梅花却憶少年行樂交軟風香霧噴東華今尚
為作京師上元懷山中也覺範戲為立曰北窗煒燁
云并山重到京師及上元燈火樓臺思往事管絃音
律誠新歡期人未至情如海穿市坊來月滿軒却憶
寒岩岩岩宿雪支殘夜一絳猿

覺範同時有雲峯悅祿師與此說云友善說城居
三十餘年老矣終迎送不已悅嘗誡曰公不袖手山

林中玄尚此忍垢乎郡僚爰設多久不果一日送大
官出郊墮馬損臂呻吟日餘以書哀訴于悅作偈戲
之曰大悲菩薩有子乎大丈夫兒誰不有興化和尚
折一枝栴有九百九十九南華茶長老同嗣大愚有
書來教法裡悅作偈戲之曰此師岸臨寄江湖共懷
當良在大愚堪笑堪悲此名取事甜亦生得苦蒲葦

李清照

號易安居士濟南李格此女適趙明誠香奩集
謂清此子按明誠乃趙挺之子也挺之謚清憲
而清此遂因被誣

李易安作金石錄後序曰予以建中辛巳內趙氏時
丞相作吏部侍郎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朔生謁
告出質衣取半千錢市八相國寺布匹及果實內相
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竅丑天下有奇字
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竒尤有持徐熙牡
丹畫求錢二十萬易以所計字所得捲還之夫婦相
向恹恹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八以事銀幣每獲
一書即日勘校裝緝得名畫彙先以展玩舒卷搗搗
燕席盡一榻為車收紙札精微字畫全懸冠於諸家
每飯罷坐臥案堂烹茶指堆積書史云某事在某書

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為欲茶先後中則
我否大笑我至茶度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
字不刊缺本不異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
甫守河間虜犯系師盈箱溢篋感之快之知其必
不為已物建炎丁未秦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
盡我乃先玄書之印亦重大者盡之多幅者累之云
穎義者已又玄書之監本者盡之平常者累之重大
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艘渡淮江其青州攻第所鎔十
間全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為煨燼已酉歲六月
德甫駐京池內猶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為

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遙應曰從衆必不
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方咒符宗
咒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往馳馬去秋八
月陸南以病不起時六宮性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
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生洪州至冬虜陷洪遂
盡委棄所謂連舫渡江者又散為雲烟矣猶餘桂小
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軸
鼎彝十數及南唐書數篋俱在卧内病然猶存上江
改不可胜乃以名溫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嵯縣庾
戌春安軍收叛卒悉取去入坎李將軍炭病然者十

次五上於有五七麗繫須寓越城一夕為盜火墮負
五麗玄玄為吳運使賤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
策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涪南在東萊靜治
堂裝標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跋
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亦隱如新
墓木已拱乃知有之必有者有聚必有散此理之常
又切是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為後世好古
博雅者之戒云
趙明誠率易安為父以祭田白日出中嘆既富之機
捷堅城既墮哺祀之悲深後再這張汝舟失身非

類又為其所棄與之辨以之亦有云不幸桑榆之末
誤配駟儻之賤

李易安群之慢一語最為婉妙其語云尋之覓之冷
清之悽之慘之戚之下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
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鴈過也正傷心却是
四時相義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收
撷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
點之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易安又有如夢令云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
試問捲簾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

瘦當時又士莫不挈節將棠未有能通之者

朱淑真

錢塘人寵陵魏端禮為輯其詩詞名曰斷腸集
朱淑真幼警慧善讀書早承父母之識城市井民家
其父村畝蓬蔭戚施種之可飲淑真抑鬱不得志作
詩多憂然思恨之思題圖字云種園絕勝鷄頭肉滑
膩偏宜蟹眼湯縱有風流無愛說已輸湯餅試何郎
蓋謂其夫之不才匹配非偶也
淑真詩詞多柔媚如清畫一絕頗疎俊可喜詩云竹
搖清影罩幽牕雨之時禽噪夕陽謝却海棠飛盡絮

困人天象日初長

朱晔真元夕生查子云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
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約不
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又元夕詩云火樹銀花觸目
紅極天邪吹暖春風新歡入心然忙裏四事經心憶
夢中但願暫成人繾綣不妨長任月朦朧棠州那得
工夫醉未必明此會同此其詞意相合
晔真同時有魏夫人者名子宣內子也亦能詩嘗置
酒邀晔真命小鬟隊舞因索詩以瓦雪滿屋山為韻
晔真醉中援筆賦五絕云芳絃催上錦綉時龍態輕

盈祇乞飛名侯明皇當日見何處年休悅楊妃香
茵狂襯半鈎月性來凌波雲影滅絃催緊拍但將通
兩袖翻然作迴雪柳腰不被春拘爰鳳轉鸞迴露
袖緩舞徹伊州力不禁遙前撲簌花飛滿占教象
華第一春清歌如舞真超羣只如曉人星散化作
巫山一段雲 燭花影裏粉安閑一點然仍兩點山
不怕常他飛燕妬無言逐拍省弓彎

韋駒

字子蒼蜀仙井監人嘗在汴下從蘇轍學詩其
詩似儲光羲遂名於時政和以武頭補假將仕

即召試賜進士除秘書正字尋出蘇氏黨謫知
分寧召為著作郎奏回祠祭樂章最多抵牾因
更撰定五十餘章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權直
學士改次坐以黨曲學提舉江州太平觀卒於
江州

宣政間忌蘇黃之學王安中治學東坡子蒼治學山谷
詩有磨淬剪截之功不吝改竄有寄人數處以追
取更定一二字以改其集不多而密栗者出意味老
淡直三子作一淡紫微引之入江西所子蒼為不
樂

汪內相將赴臨川召吉父以詩送之有白玉堂中
州詔水晶宮吟題詩子蒼改云白玉堂中召州詔
吉父聞之以為一字師

子蒼有送宣黃丞周表卿詩曰昔年東常侍明光
見揮毫對西林將為驕驕已騰蹕不知雕鶚者摧
友居四舍峰壑綠深林袖裏莫與以閑勇不
玄涼迂今重甲料即送詩後久之改對作吹取子
父親吹金殿也改綠為雨黃為霜又改莫與鄉閑
不玄作莫為艱難均改至益見其工

李伯時畫宮女背面孝子蒼題其上曰睡起臨
陽暗

談桂不知綠底背斜功
教轉晴一回首三十六宮
年輝光

宣和初何文鎮為中書舍人
道君以御書鵲賜之
諱
子登時為秘書郎賦詩二章
曰君王所畫出神機
弱羽爭巢並占時
想見春風鵲鵲觀一
渡飛上柔条枝
又舍人翳華上蓬山
輦詠春風從駕還
飛來兩
鳥鵲為得喜色到人間

叙州本戎州也
老杜戎州詩云
重碧傾玄酒
輕紅壓
荔枝
今叙州公礪遂名以重碧
東坡在齊安有春江
綠漲蒲萄碛
句請原初元子
登作守有者
添賜彤

釀因名其序曰蒲萄醅仍有詩云孤臣政術不堪論尚
得君王賜比尊父老異時傳盛事蒲萄醅孰記初元

晁說之

字以道字谷從弟

东坡守楊州以道為郡簿入謁坡折節近之顧坐客
曰海內有才也司馬溫公不喜孟子作於孟十餘篇
以通自云受學於溫公因作詆孟一書伯宗果云可
謂不善學柳下惠矣

陳珠易恬居河翟湖上村鄉間上丈人無仕宦意崇
觀間朝廷召之即守勸駕不得已而起晁以道時政

仕居嵩山有詩云受士誰人爲作牙豕携猿鵠到衆
華從今鄰壑堪惆悵上峯前只一家後請衆間以
道起而女弟四姐適有氏者頻收請其出焉

梁師成以翰墨爲已任西方俊秀名士必招致門下
生之遭點污晁以道後來上附之有人以詩嘲曰早
赴宋張斛隨賡蔡子詩此回休崛強凡事且從宜師
成自云蘇軾出于時天下禁誦蘇文尺牘在人間者
皆毀去師成訴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文乃稍出

張高真

字天覺號五居士

張天覺召自荆湘適鄧毀子與公飲市橋聞車騎過
甚却起觀之毀子挽丞相衣使且共飲因作詩曰還
客荆湘只赴京車蹄迤迤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
見多人間免辱驚一時莫其後爽

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望疾見高莫能立異同反極為
賢帝因入坐而相之視事明日得雨帝喜書高霖二
大字賜之庾子西作內前行曰內前車馬撥不開又
誼殿下宣麻回紫殿侍郎扶丞相中使押赴文昌臺
旌頭昨夜光煦耀是夕收芒如晝第明日化為甘雨
來在眾噫作調元象周公禮樂未嘗作致自姚宋也

不惡白來而為國臣民間斗米終四錢
元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玄國門前立雀可羅一日
內朝臺上之鳥亦好徽宗親題所御為焉

王安中

字及道初為東坡門下士後附蔡京遂叛東坡
時有以章盛名號初察先生察其意也

王安中在京師保見人家亭上題字筆勢洒落不若
此而名則安中也王驚問何人所書守者曰此何安
中何朔人也王以人莫之辨致書一詩其後曰蜀客
更名綠好為諫臣書姓為同友孟公自合名驚座子

夏元直浚小冠益號文章錄兩李翹書牘有法
二玄為自分南和討與時人子細為終篇皆用同石
事云

宣和中取燕山羣臣稱賀藥元長令一鉞成代作表
仍語以燕人悅則取之一句不得不使其人為搜經
句者未得安中曰何不曰昆夷駭其喙矣

安中達炎中避地於栢得郡人熊氏園植桃李
號曰小桃源日賦詩亭下

唐庚

字子西眉州丹棱人年十四能詩又賦明妃西

題酥仙崖詠作老師匠中皆畏之中紹聖進士
為州縣及至大觀始入為將士張為莫薦其才
除提舉京畿常平為莫罷相庚申貶安置惠州
會赦收左承議郎提舉士諱太平宮內蜀通志
辛巳五十號魯國先生

庚子而嘗見桃李盛開而梅為存故枝因作詩云桃
花能紅李能白其時年交年顏色不應尚有數枝梅
可是東君苦為客白來開交勞嚴冬桃李未交遊
中品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時張氏並被
呂子西乃以詩投之其意大加稱美

宜政間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與門前白鷺居也
頃從此新知問該公有意除鉤黨中乙推求乙到君
名源乙和者曰春生主勅者曰介物論作訴衷情詞
有云平生不云飲有頭該事等閑休元來市到然更
頃若照他然

春日雜興詩云愛梅乙乙若花連日禱东风莫後期
及得見梅還淡冷东风全在小桃枝 葺乙小雨弄
春晴已有狂花未見鶯便使一車惆悵在曉窗寒夢
為輕盈 短帽輕衫行馬行郊原春色太豪情免葵
燕麥暉閑事最有草菁到更生

左丞相附入送酒曰世情不到海邊村
存酒時來餽子雲便忘跡中
蒼海已將度外置紛紜細思授
驟之事取坐奇之收之又喚取鄰翁沽酒飲
謝令安習改將軍

生還至直都逢李公詩曰更把餘年
美酒澆莫談前事費却桃地綠有
語封還心印為名功鑄收鎖賴是
詩書能却瘳到今魂夢亦關頭
西陽古君休怯尾段字多不奈集
醉賦詩曰山靜以太古日長如
少年餘花狂可醉好鳥不妨賤
世味門常掩時光夢已便夢中
頻得句拈

筆又忘墨

即事三絕曰功心急以龍頭水華髮多於巖上梅正
是堯朝杞落此當時市廛以宜哉還來久近書難
寫破屋臨晴榻屬時吾道北邙來曠野人生樂亦以
何時業頤行劫塵隨起豈能終封雨又猶更力窮
玄沽白餅莫將瘦蒲劍黃茅
遣興二絕曰僧寺舊經仍大字鄰牆喚出及秋菊三
在于此得其理一飽已還非所求酒經自得此多
學詩律尚嚴近寡因田里歌呼忘籍在朝廷議論有
司存

邢居實

字惇夫恕立子原武人自少有遠才大為鄉里
諸公所稱而不幸早死其為秋風詞時年未
弱冠然味其言神會天出以不經意而為一字
作令人語其同時之士雖亦前輩名好學者皆
莫能及使天壽之所就豈可量哉

秋風三疊曰秋風夕起兮白露為霜草木憔悴兮
獨照此眾芳明月皎兮空房盡日苦短兮夜未
央有美一人兮天一方欲往從之兮路渺茫登山
車兮涉水兮航願言思兮兮使我心傷
秋風漸

芳雲真已鵲巢盡號芳曉
醉夜鳴歲月徂遙芳忽如
流星少壯歲時芳老冉冉
其相仍展轉及側芳從夜
達明情移更此芳誰遠為
情芳歌激烈芳涕泣交零
願云思子芳使我心忤
秋風浩為芳天宇高居山
逶迤芳溪谷寂寥登高坐
遠芳不自解駕云適野芳
誰與遊遨空亦無人芳四
顧蕭條揅揅與伍芳麋鹿
為重得雲千里芳山路遠
遙願云思子芳使我心勞

孫覲

字仲益相傳東坡南遷時一妾有娠不得偕陞
中城吾常孫氏比功竟之仲益生六七齡矣命

名曰觀謂賣貝也嘗提舉鴻慶宮故自號鴻慶居士又和進士靖康仲授為執法為詞臣旋由瑣運登吏戶七貳連守大邦紹興而後遭值口語斥居象郡久之詢陸太湖二十餘年孝宗令編類蔡京五黼等事實上之史官年九十卒

东坡功宜興時道由三錫以社崇至孫仲益家仲益年左賢觀坡曰子習何藝孫曰學書屬坡曰誠屬云徐曰衡門稚子璫璫老孫直拜曰翰苑神仙錦繡腸坡按其背曰真璫璫光也時雨坡紕衣金帶又命啗曰雨暄紅袍猶木葉孫又直拜曰風吹金帶落

枝香坡大奇之

唐張繼作楓橋夜泊詩孫尚書仲益作楓橋修造記
引此詩為證以為楓橋之名由此著天下晚過姑蘇
因為題寒山寺曰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旧時
容烏啼月落橋邊寺款枕遥聞半夜鐘

仲益橫中堂詩曰波面拍點見青紅雪脊峭峻倚半
空如出生綃三葉幅遊人渾忘畫圖中

寄題四明吳鰓拙軒曰分寸路攀曳九牛一鎚之地
拙於鳩穿鍼結綫此吾事不上天孫乞巧樓老罷
誰當問喘牛羈栖且作寄策鳩蓋第一把落吾拙次

是元祐百尺樓
觀居閑久坎悶學原誠有宋立作家也然以其志万
俟高之墓嘉靖間常州名刻鴻慶集邑人徐問曰觀
有眾名教其集不當行世遂止

汪藻

字彥章鄱陽溪德興人入太學登進士歷江西
提舉徽宗褒君臣慶會閣詩藻所和君臣莫及
傳稱於時二垌仲岳以父名入為語曰江左二
室垌仲汪藻遷著作郎王黼興祠宗晉陵八
年欽宗起居舍人高宗歷擢中書給事中侍

外諫直學士院相翰林學士除龍圖閣奏纂三朝
日登進顯謨閣學士知徽州論廢成居永祐辛
歲四上檀弓一代此孫觀齊名一時詔令多出其手
高宗以所賜白團扇親書紫浩仍兼館其麻以仁經
以賜之
在晉後時徐俯洪炎浩留自負其所屈見藻詩於從
質謂曰我軍人也請舍上謁而去
秦檜子以壯元登第淳熙賀正曰三年而東詔策因
南宮進士之所同一氣而首偁科乃東國即君之未
有雖迫于典改此令王勃以居前然績此眷知行見

魯公之相後卒以有試刺用是得謫逐落戍永州居
住耐表云餅居井有雖有捨身之地孤正丘首未知
所骨之期在永績二車更四叔不得還間還據日幅
巾葛屨登西山循鉅鋤潭入黑溪並水為文以吊
古人而自肆於山水孫仲益孫其承益為文益寄詩
益工華鈔精深可與柳侯曹相伯仲云

紹興元年正月高宗在越州帥百友遙拜二帝浮溪
撫表曰帝堯陛下功久忘天下父王遙明表之
卦益見聖人臣自遠威類落更時序當殘龜之戟收
北旒虞夏秘賒鴻鴈雖賓莫改帛書于沙漠風濤中

阻流暎雲氣于蓬萊

建炎初王倫依虜庭克通問文浮溪川制曰朕既倚
司者國用魏絳以和戎尔其遠慕侯生即太公而功
陳哀情苦語可泣鬼神第言宗睇賜未必如老章耳
有士人買妾改而卧病汪彥章以詩殘之其一曰但
知瓊樹剗清秋不道三彭按有神交仲未聞聞閭事
維摩空苦問祿人封侯燕領何妨瘦伐性餓眉常怕
擊從此空花劫劫盡空頃嚼輒白橫陳又溫柔以衰
事還新便擬尊前賦洛神空向中丞多作惡非于尤
物解移人莫然所驚頓君嫁且學西施為我聲爭似

懷友之一事從來婚嫁只朱陳

周紫芝

字少隱號竹坡老人宣城郡公

东坡在儋耳一日遇蔡子雲遇雨乃從農夫借蓑笠
戴之蓑屐而内婦人亦兒相隨爭笑周少隱有詩云
持節休誇海上蘇前身便是牧牛奴應與朱後當更
夢故作黃冠一笑堪遣此些公物物皆清風為我襲
庭沼憑誰喚起五塵諸盡作东坡戴笠圖

方云可以入詩吳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謂之淋露九
月霜降而雪謂之該霜周少隱有句云雨細方淋露

雲疎云夜霜

陳師錫

字伯修號采桑先生

伯修與陳了翁友善一日同集留五園中有鴈陳過
然曰明處魅天下者當中首鴈伯修引弓射之一矢
中其三項更又鴈陳過了翁射之亦中其三伯修笑
曰至其後射印了翁曰采然當為三代其明處伯修
采以第三人登第後三處了翁登第亦第三人皆為
昭慶軍節度掌書記采相與為代因名便鴈為射鴈
堂

宣和三年陳伯修以祠官居南徐一日晝寢夢至一
殿宇巍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正坐侍衛環列贊
者引以入殿下令之外殿慰藉久之因令盡錄平生
論事章疏以進帝喜曰已安批卿第六等左矣遂覺
呼其子大理寺丞昱至前引其衣按其頂以十字裂
如小兒顛其執火因告以夢已而再寢頃之覺後
謂其子曰適夢入黑漆屋三間此松櫛之象吾必
矣乃携親戚數十人酌此告市迨夜八竊跣坐而終
之七日忽有僧告八吊其家以素不足識心之他
云我誠不義公但疇昔之夜在瓜州忽夢一老人差

朱翁馬導從甚盛凌波而北人馬皆不語傳人指云
此陳敎院也洎入城見屠俗來作佛事乃知巨坎言
曠致造像北有所求也時名流多作挽詩紀其事黃
曼仲云不須更草玉樓記已作僊官第占人張子韶
云凌波應作水中仙蓋謂此

氣在甲戌三夏書于香

山書屋

碎石自題

